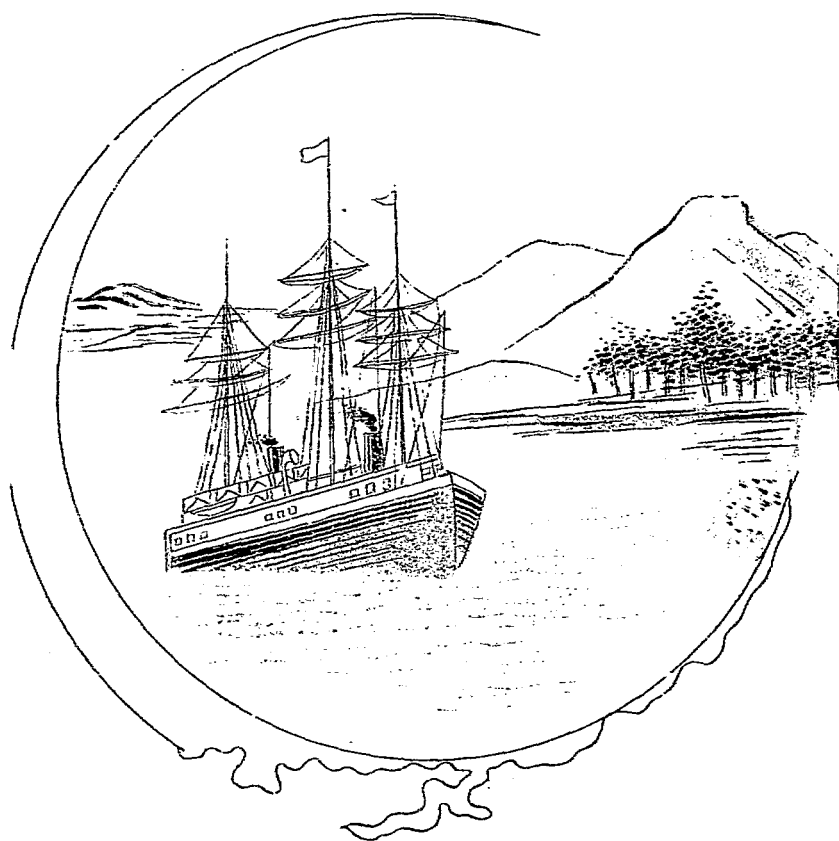




# 行 旅 啞



啞  
旅  
行



3 0543 6373 8

啞旅行下卷

日本末廣鐵腸著

倫敦小住

昭文黃人譯述

天色向晚。那紳士到了這世界天字第一號的繁盛地方。那裏還肯靜坐一刻。把行李放緩。就擱着魔尼刺人。到近邊去散步。一出門口。便見那街道浩浩蕩蕩。異常廣闊。兀自擁擠不開。中間車道上有鐵路馬車。有小屋頂上搭客的乘合馬車。有黑漆放光的轎子馬車。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兩邊白石步道上。行人也捱肩擦背。兩人雜在人叢中。緩步向前。那魔尼刺人見馬車稍有空隙。就三腳兩步。橫過車道。奔至那邊步道上。紳士也隨脚跟過去。只呆得一呆。剛走到半中間。前後左右的馬車蜂擁而來。嚇得他魂不附體。幸得人急智生。湊巧在電燈竿子近側。死命趕上抱住。才躲過這場大難。喘息半

嘜 旅 行

响等一排馬車過去。然後七跌八撞。追着了魔尼刺人。魔尼刺人向他笑道。你真有些馱氣。什麼到了此處。連路都不會走了。他一面搖首。一面喘着問道。你可知道警察局在那裏。魔你失了東西麼。要問警察則甚。隱不是咱要去調查一件事。魔調查什麼。隱要去調查局中的統計。表照這樣子。這馬路上。一天到晚。不知被馬車壓死多少人。魔尼刺笑得肚疼。忙搖手道。不要說馱話了。難道別人都像你一般冒失。你爲出來瞧熱鬧。快瞧着罷。走了幾步。他又失張失智的道。今天英京。不知有甚大事會議。魔你那裏知道。隱你看貴官過去的不少了。魔在那裏。隱那轎車中坐着的。不是貴官麼。魔吓。這都是平常人。什麼貴官。隱平常人都坐了轎車。還了得。魔你派他不許坐麼。這車也不是他們自置。是雇來的。就如你日本的過車。隱咱才明白了。你不曉做國中。只有貴官才坐這車兒呢。閒話少說。咱們在路上。骯髒得狠。有好幾

天沒有洗澡。此地不知可有浴室。魔這倫敦地方。什麼都有。那浴室更精雅異常。我也很想洗澡。就同你去瞻仰瞻仰。說時。見前面立着一個巡捕。魔尼刺人就問道。近處可有排司巡捕。巡捕把手指着道。過這橫街。向右首轉彎。到十字路旁。那裏就有排司兩人謝了巡捕。依言到十字路口。一家一家。捱次細看。並沒有浴室的招貼。正在指點猜疑。忽來一個廝役樣子的人。上前問道。先生們。尋什麼。魔巡捕對我們說。這裏有排司什麼沒有。那人不覺暗笑。想這兩個外國人。都是近視眼。就在面前。會不瞧見。忙道。有。待我來引領。兩人跟着他。不多幾步。到一部乘合馬車跟前。他就立定。指着馬車道。請二位上坐。兩人更弄得茫然。想這浴室有多少遠。要坐着車去。魔你到底聽清楚沒有。我們是要尋排司。那人哈哈大笑道。先生你合我頑笑咧。這不是排司麼。魔尼刺人方得明白。忙道。你弄錯了。我們要尋的是洗澡的排司。說破了就

歷

旅

行

一笑走開。原來倫敦乘合馬車。名屋姆尼排司。省稱爲排司。紳士尙自不解。魔尼刺人一路細細的告訴他。他却十分得意。笑道。咱同你狠配親近。咱曾經在浴室中撒溺。你偏到馬車上來洗澡。魔刺尼人把他狠狠的瞅了一眼。方纔住口。

世界有四大埠頭。一是法國的京城巴黎斯。一是美洲合衆國的紐約克。一是中國的上海。這倫敦却推着第一。其交通之廣。風景之盛。已登在多少歷史家地理學家旅行家的著作上。毋容鄙人贅述。約略言之。則有九百餘方里的面積。四百萬以上的人口。四層五層的房屋。望衡對宇。密如蜂窠。一條泰姆士河中。停的開的來的去的大小輪船帆船。不知有幾千號。全國鐵路。縱橫交錯。如人身上脈絡。輸送各地天產物製造物。及豪商巨賈名士貴人。兩旁店鋪。鏤金錯采。爭奇誇靡。萃萬國之菁莪。喻五洲之精髓。到處巨廠林

立。鎮日價煤烟成霧。機聲如雷。大路中一馬車二馬車四馬車。風馳電掣。側道上黃色人黑色人白色人。蟻聚蠅攢。正是地球繁庶中心點。商界競爭大舞臺。重樓高閣之中。有聳峙半天。獨出一頭地者。威士德米尼斯坦之國會議院。聖得配爾之禮拜堂也。肩摩轂擊之場。忽然別開一境。蒼松古柏。爽氣撲人。如到深山中者。小公園大公園也。此等不過倫敦表面上百分之一。到了啞先生眼中。已喜得他手舞足蹈。驚得他目定口呆。而最詫異者。則美特陸潑坦綫之地底鐵路也。倫敦中心。人烟稠密。寸土如金。通衢不便設鐵路。故從地底開通隧道。晝夜點着煤氣燈。以照黑闇。火車往來其中。此綫路爲圓徑。環繞倫敦市內。與各處鐵路綫交通。日本東京。從上野至淺艸。日本橋區中間。亦設有地底鐵路。不過四五町之長。便搭客出入而已。工程已經不小。此處較之。要長出不知多少倍。啞先生那得不咋舌。二人在近處約略觀



覽。摩尼刺人即催着回去。到次日紳士謝過覓尼刺人一路照應的厚意。握手告別。約定厲後再見。就喚了一部馬車。携了行裝。徑到日本公使館。館員出陪。方知昨日發的是一封空信。自己也不覺好笑。館員就教人領他到倫敦西北曲古哈謨停車場側。安置在一所客厲中。這厲中。宿客。向來多日本人。此時尙有一人在。正好與紳士作伴。厲主母女二人。接待來客。亦甚殷勤。那隱先生的脾氣。總弄不大好。他雖旅行多日。同英國人眷屬交接。却是第一回。進午餐時。就種種失規。惹得厲東太太生氣。離席而去。那女兒却甚有涵養。見他出醜。只是含笑。從此每日總要鬧一兩樁笑話。大家慣了。倒也原諒他。他暗暗打算。自己一路來。都喫了不通西語的虧。俗語云六十歲學拳。猶未爲晚。就請厲東姑娘。做了个西文教師。歐皮西提隨口亂嚷的用起功來。究竟年紀大了。舌本已強。一天學不上幾句。那一日。剛逢星期。放假。同厲

的日本人約他同往海度公園。午前十點鐘時。二人同出了廐所。談笑徐行。興致勃勃。經過一帶幽靜地方。到蘇威士壳底停車場。買了車票。上車。尙未坐穩。那車兒谷碌碌幾響。落在一个洞中。登時眼前測黑。雖有點着的煤氣燈。却陰慘慘如鬼燐。不辨方向。紳士大叫道。游園游園。游到黑暗地獄裏來了。那同伴道。你不用胡鬧。難道你連地底鐵路都不曉得麼。凡從右邊來。趁車的都。要在此經過。到了培楷蘇得雷停車場。換車。直至巴青登停車場。便是公園了。紳士亦不去細心聽他。只覺得耳中訕隆訕隆。車過隧道的回響。如震雷急鼓。那機器車前點着兩盞燈光。一閃一閃。像怪物的眼睛。狠覺好頑。倒不氣悶了。不知不覺。汽車已從黑道中。轟過兩處停車場。到蘇德雷了。搭客人人爭先。一湧而下。此處有三个出口。對直上了礮礮。出大街。可搭邁特羅亨坦綫路汽車。往東則渡右邊的鐵橋。往西則出左口。紳士卻全不知。

道只隨着衆人。一闕下車。捱捱擠擠。從人潮中擠過鐵橋。見車場上停着幾部汽車。衆人紛紛上車。他眼花撩亂。不知那同伴上車沒有。又不知上的那一車。正在東張西望。車已開動。只得望車門開處。拚命跳上。暗暗埋怨道。這東西可惡。也不招呼咱一聲。大約先上了前面的車了。到了停車場。總要看見你。須受咱一頓責備。不多時。已到一處停車場。上車下車的人也不少。紳士把頭鑽出窗外。定着神把上下的車客。一个一个的細看。直看到開車。並無同伴在內。又到第二處停車場。仍無踪跡。他才惶惑道。這東西。難道墮在黑暗地獄中。不會出來麼。嗚。咱已明白了。昨天咱同他說起倫敦地形。咱道。只要認清方向。隨便什麼地方。不會錯誤。他笑着不信。所以他今天有意躲在車中。丟咱半路上。要難難咱。不是咱誇口。咱千里萬里。獨來獨往也慣了。眼前幾步路的公園。豈是難得倒咱的麼。到了公園。他一定要掩出來。咱只

當不看見。大模大樣。一個人進去游玩。給他一個沒趣。那紳士顛頭播腦。自己同自己商量。甚是得意。車行甚速。又過了幾處停車場。非特不見同伴。也沒有什麼海度公園。他才有些發極。幸近日西語工夫大進。略可應用。就向旁邊一個老者攀話道。先生你好。先刻過那地下鐵道。實在氣悶。如今離海度公園。諒必近了。先生你去游不去游。老者把他細細的相了一相。才笑着答話道。先生。你是初到此間的麼。那海度公園在西首。什麼在東首來。招尋差得遠了。他始大喫一驚。一到停車場。即謝了老者。跳下車來。虧他來的那條路還未忘記。就趁轉回車。直出地道。到着平地。重見天日。却比來時熱鬧多了。四面馬車。往來不絕。紳士到了十字路口。又呆住了。恰好有一部空車經過。忙招呼道。來。送咱到曲古哈謨。那車夫把他上下一看。就伸一指道。要十个先零呢。他也不敢爭論。急答應了上車。車夫揚鞭縱轡。載着他。向四處

八方寬兜遠轉。打了無數圈子。足有兩點多鐘。才送他到廐所。付清車金。進內。那同伴已回廐良久。左等他。不來。右等他。不來。生怕人地生疏。弄出什麼事來。十分着急。見他安然回來。才把心放下。着實埋怨道。你怎這樣疏忽。我一到停車場。就招呼你。你已不見了。我沒法。只得回來。等到晚上。你再不回廐。要打算去託警察。或者登報訪問的了。這半天工夫。你到底到了什麼地方呢。累人急得要死。紳士只是搖頭。不則一聲。同伴笑道。什麼又變了啞吧子了。我問你到的是那一處停車場。紳士搔頭摸耳了半晌。忽然想起。那停車場正中。有大書特書的 Paris 等字樣。便道。那停車場叫做 Paris station。同伴道。Paris 啊。這好像是一家報館的牌號。那裏有停車場與他同名的呢。可是奇怪了。哈哈。我明白了。你看見的 Paris solumard 是報館的廣告。什麼算做停車場。混賬得狠。紳士聽得。却有些慚愧。還分辨道。這是咱匆忙說錯的。那

停車場的標號。還在那邊。明明寫著的 Gentleman man 男人。這是一定不錯的了。惹那同伴笑得打跌。指著紳士道。越發混賬了。連那人家撒糞所在。也說是停車場了。紳士羞得面紅耳赤。却老著臉問道。 Gentleman 難道是雪隱麼。 日以廁為 雪隱 同伴道。怎麼不是你沒有記全。那上面寫的是 Man 男人可進內之意。 Narrow Hood, for gentleman 對不對。紳士暗道。咱雖出了一場醜。却學了一個乖。這是一句極繁的名詞。課本上還沒有讀着。却以無意得之。就疊連念了幾遍。 Narrow Hood for gentleman 牢牢的記好了。

紳士同行的魔尼刺人。已定了厲處。在星德公園左近。兩人時常往來。十分親熱。這一日。紳士又逢英文放假。各處去探望朋友。就到魔尼刺人厲中。走進書室。那主人正陪着一位貴女在座。見紳士來。大家立起招呼。就一同向火爐旁側。坐下閒談。紳士近日。雖則在西文西語上。着實用功。然進步甚遲。

行 旅 歷

尋常應酬幾句。還算過得去。一到高談闊論。便有些左支右絀。口耳不靈。剛碰着那位密司。是個愛說話的。長篇累牘。這樣問問。那樣講講。連綿不絕。隱先生新學的三十六板斧。漸漸使完。非但口齒不利。那肚子因多飲了一杯加非。也有要鬆動的光景。他今非昔比。已狠懂得些規矩。這猥褻事件。不便當着貴女宣布。只得託故辭出。溜到外面。要尋一個方便所在。却沒尋處。東張西望。神色倉皇。正急得沒做理會。仍回到書室門口。幸喜正逢貴女告辭。他捧着肚子。閃進房中。待主人送客回來。忙迎着問道。Narrow Hood for gentleman 在那裏。窺尼刺人不懂他不倫不類的。是甚意思。隨口詰他道。你打聽什麼人。這裏只有我同你兩了。並沒有他人。你還是要問那出去的貴女居處麼。他忙道。笑話極了。咱要尋的 Narrow Hood for gentleman 不是個人。骯髒得狠的。窺尼刺人道。既不是個人。又骯髒。你要尋他則甚。我實在不懂。

你的話。那書桌上有英文字典。你去翻罷。他發極道。有多大工夫。要去翻字典。難道你連 *Narrow Flood for gentleman* 這名詞都不曉得。就是 *Crivy* 啲。魔尼刺人笑得前合後偃。忙揮手道。好了。好了。就在那一邊。你快去罷。他方便已畢。回至書室。魔尼刺人就忍着笑問道。我要請教你。你這句新名詞。從那裏學來。是英文。是法文。德文。還是貴國的市語。他道。是真正英文。你不信。你到停車場上去瞧。頂大的字寫着呢。魔尼刺人方纔明白。就告訴他。這停車場上寫的。是男人可入的意思。怎麼好當他毛廁的普通名詞用。他道。怪不得咱先刻在街上問那巡捕。近處有 *Narrow Flood for gentleman* 麼。他一言不發。把咱狠狠的瞧了幾瞧。咱才轉背。他就罵道。混賬外國人。咱聽着狠生氣。那裏知道有這緣故在內。

那隱先生在倫敦住下。不知不覺過了半載有餘。英語漸漸長進。不是從前



## 行 旅 嘔

的啞子了。可是古人說的。置之莊嶽之間。日漸月染。多受了社會教育。還是那女教習時雨春風。循循善誘的功効。這都不提。他因此便長了許多見聞。結交了許多朋友。入則絳帳笙歌。出則烏衣文酒。口舌靈便。意氣飛揚。大有此間樂不復思蜀光景。一日不知有甚急事。悄悄默默。忽忽忙忙。忽然動身到蘇格蘭去。去了多日。朋友們才知道。猜疑不定。不知是購物呢。還是訪友。但他從未提及。或者別有秘密勾當。但人地生疏。又情性顛預。不要又弄出什麼話柄來。大家狠替他擔心。山田者亦日本人。厲處離曲古哈謨不遠。這日正在厲中。忽侍者來報。有一老婦要見。說有非常緊要事。引進會面。却認得是同國人的厲東。曾見過幾次。但不知爲甚。神色倉皇。連喘帶咳。話都急得說不清楚。顛巍巍的取出一張字紙。向山田道。大變。大變。先生不好了。請看。山田喫了一驚。一壁讓坐。一壁忙接過字紙。定神細看。却是一通電報。

上寫着。

隱某急病死。鷹物松本代取拘刺士高日人阿姆西衣。

山田見了。也不及細問。卽起身送客。喚了馬車。飛馳至松本鷹中。那松本是紳士至交。此事必待他料理。且電報上又提及他。進鷹一問。剛剛不巧。松本已出去了兩三日。不知何時回來。山田沒法。只得問明松本所至地址。也打一急電去報知。山田同紳士。雖交情不深。究竟同國之誼。不能坐視。忙至日本領事館報聞。又央領事遍發傳單。邀齊日本人。商議此事。并問打電報的究竟何人。是否同隱某一起至蘇格蘭的。不意問來問去。那用阿姆西衣字頭的日本人。並無一人知道。而且只有客鷹中一通電報。多少日本人處。却無隻字。更覺可怪。幸電報上尙登明住址。如今只有遣人至拘刺士高客棧。尋得那位阿姆西衣。問清原委。然後料理一切。正在紛紛聚論。松本來了。松

本正擔擱在倫敦左近李提摩太地方朋友家中。驀得此信，立刻趕回。一至倫敦，未及回寓，即尋山田。問知在領事館，就氣急敗的根尋到此。衆人圍繞着，把先刻相商的告訴他，并問那打電的人，他也不認得。便道：且待我先到拘刺士高，會他一會，再講。即折身走出，坐着原來馬車，忽然而去。去了兩點多鐘，衆人尙未散去。忽見松本滿面笑形，從從容容的走入，手中擎着一封信札。衆人爭先起立，要問他備細。他把那信札放在桌上，笑道：諸君請瞧了這一篇妙文，待在下再細細的注釋罷。衆人擠着望去，那信面上的字跡，有熟識的，認得是隱先生親筆。便道：是遺囑麼？他笑道：不是，便將信抽出，和衆人同看。那信上寫着：

西方美人東家處。子雖穴同鳥鼠。而風等馬牛。實以紐賀之行。恒違媿。隅之誚。問奇妝閣。惟求鳩舌差調。親炙瓣香。忽作蠶絲自縛。紺臚再顧。

銷盡櫻魂，皓腕雙携，密呈芍謔，願降臯比之座。下就魚貫之行。某夙累  
疏狂，又輕然諾，駟難及舌，犀不通靈，偕老同心。既訂就五湖之約，定情  
約指，更許貽曠世之珍。方謂宋玉微詞，無非夢囈，長庚偕遁，不過讐言。  
不意戲竟成真，因須收果。蓋觀相如之車騎，誤爲貴人，賺長康之畫圖。  
稔非俊物，故遺鴛賺。謀我狐溫，某歌成十索力已難勝，謎厲三彈情尤  
叵測。細思而竟無他策，事急則姑避其鋒，遂藉問俗之遊，徐圖補牢之  
舉。乃仙姬狡獪，若預知阮客不還，魔母神通，更未許阿難得度。責言日  
至，逋藪風聞，將盡室與巫臣偕行，或遣客向君虞問罪。某留則湖州之  
約，難以游移。去則南海之裝，付之乾沒。偶留三宿之緣，竟鑄六州之錯。  
計無復之，惟有椎心自咎，宛其死矣。庶幾綺障能除，葉旣不足，翳蟬且  
向別枝遺蛻，花亦非眞戀蝶，詎肯同穴埋香。雖出下策，或得兩全。人盡

可夫璧則猶是物。各有主珠。亦當還行李數事。卽煩代取。恐貽疑駭。特先布聞。女魏齊客。溺難堪。范唯只能佯斃。死諸葛將星不落。仲達母受虛驚。俾知亡人之所以出亡。而故人之曾未作故也。辱在心知。幸勿齒冷。

松本君 鑑 隱白 某月日

衆人閱畢。不禁鬩堂大笑。都說道。這位隱先生鬧的笑話。真是愈出愈奇了。這樣笨計策。不知虧他怎麼想出來的。因問松本。你見過他沒有。這封信幾時得着。這事情詳細根由。還得你說一遍。松本先替隱先生向衆人都告了罪。然後說道。

在下一口氣。直到拘刺士高。問了幾家客廡。問至一家。果有什麼阿姆西衣。住在裏頭。不過到了才一日。就投了名刺。虜使領着。到他客房中。見房中並沒有什麼阿姆西衣。却是鮮靈活跳。一个隱先生坐在那裏。登時把在下

住了。他却不慌不忙。嬉皮涎臉的立起來招呼道。勞動。勞動。咱的信你看過了。咱曉得你就要來的。在此恭候。在下聽他那樣的浮文。不覺心焦道。什麼信。可是那電信。正要問你。他道。不。另是一封信。比電報先發。寄到你廬中的。在下道。我已離廬好幾天。住在朋友家裏。得了松本的信。急急趕回倫敦。不及回廬。就到領事館。所以還沒有得你的信。他道。松本什麼信。你到領事館去什麼事。在下見他這樣假癡假呆。就厲聲道。就爲你的事。有什麼事。松本接了什麼阿姆西衣的電報。聚齊同國人。在領事館中。替你斟酌身後之事。他聽得跳起來道。糟了。糟透了。咱怕出醜。那醜越出得大了。在下就止住。他道。你且不要嚷。我要問你。這電報可是你自己打的。你打這電報。什麼意思呢。他道。一言難盡。你回廬去看咱的信。就明白了。在下實在氣悶不過。就立起作色道。你招我來。就是這幾句話麼。領事館中有許多人在那裏。等我

回音。我去了。他才再三招賠道。咱實在氣昏了。言語七顛八倒。你是咱至交。不要生氣。請坐下。待咱細細奉告。

原來紳士的房東姑娘。名美利。年紀不過二十左右。外面甚是溫存。性情却極狡猾。世界上越是大地方的人。眼孔越小。他見紳士高冠華服。往來的車馬盈門。從來在此寄宿的日本人。都沒有這般闊綽。就認定紳士是東洋的大富豪家。那紳士又極喜歡那天字一號的法螺。越發像了。而且獸頭獸腦。當他一件玩物。大可解悶。所以美利姑娘同紳士格外親熱。那位房東老太太。本來女優出身。嫁與開客廬的。孀居多年。止有一女。原要在他身上生發生發。見女兒這樣。就知他意思。非但不加防閑。也待那紳士如至親一般。飲食起居。十分着意。那紳士雖非登徒子。亦不好算做柳下惠。而且看得西洋女人十分珍貴。自己倒覺得侏儒侏儒。斷乎不配巴給。却意想不到有此奇遇。

教他怎不得意。初時還受寵若驚。不敢過于放肆。惟說說笑笑而已。自從美利當了英文教師。兩人終日聚在一處。漸漸促膝比肩。毫無避忌。那紳士要裝自己體面。又要博美人歡心。凡有需索。無不立應。母女二人。見他這樣豪爽。就生大望。那日晚後。紳士多飲了幾瓶酒。興致甚濃。携了美利的手。在草場散步了一回。便並坐椅中。美利細細盤問紳士的家世資產。紳士本來喜吹法螺。又酒遮了臉。便張牙舞爪。誇說得自己貴擬金張富。欺陶石。美利道。我聞得東方風俗。一夫可以數妻。那豪貴家有什麼金釵十二。你家裏也是這樣麼。他道。咱如今只娶了一個妻子。也狠想置妾自娛。留心數年。合意的甚少。就偶有咱合意的。他們又不合意。咱。因此尙未有人。美利掩着口。悄悄的。道。人倒有一個。他便合意你。只怕你不合意他。他忙問是誰。美利笑道。就在眼前。他涎着臉道。不要哄咱。咱沒有這福分。況且在貴國宗敎法律上。



## 歷 旅 行

也不行。美利道這倒不要緊。只不要到教堂舉行就是了。我只問你。到底合意不合意。說罷。又對着他嫣然一笑。把頭低下。紳士此時神情恍蕩。那裏還有甚主意。忙道。罪過。罪過。咱還有什麼不合意。但客中草草。諸事不便。請你裁酌罷。美利道。兩人既表同情。卽一言爲定。吾家母氏亦斷無不允。你也不必十分費事。快去辦一隻怎樣顏色怎樣大小的金剛石戒指。這是定情之物。終身佩帶的。却不可潦草。我受了這東西。就是你的人了。立地收拾收拾。悄然隨你回國。好不好。紳士也不由自主的答應了幾個好字。二人便親親熱熱接了一回吻。各歸就寢。紳士迷離如夢。在枕上胡思亂想了半夜。便入睡鄉。一睜醒來。憶及此事。此時且氣方清。宿醒亦解。籌畫了一回。忽失聲道。這事有些不妥。一則力量不及。二則誤了游歷的目的。三則國種不同。政教各別。雖一時秘密。終要穿破。萬一小事化大。在男女戀情上。弄出國際問題。

來。還了得。又想美利因甚獨同咱這般要好。難道偌大倫敦。尋不出一个風流佳婿。偏偏看中了猥猥蕪蕪的外國人。一言投契。便訂終身。而且還願作小屋。天下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不要有別的希望罷。他從此一想便想到美利平日。只是狎瞻。言語舉動上。不象全出於真心。這事萬萬答應不得。然而已經答應過了。一時怎好反復。只有暫時遷延。去同朋友商量一萬全之策。再見機行事。想罷。起身盥洗才畢。那房東老太已滿面春風的步進房來。紳士心上怦的一跳。只得立起招接。那老太却並不提起昨夜的事。只瑣瑣屑屑。講些家務。又說起美利許多好處。紳士也隨聲附和。絮聒未了。忽在身邊掏出時表來。帶上眼鏡一望。便道。呀。時候不早了。貪着長談。幾誤正事。先生。你今日要出去購戒指。該動身了。早去早回。免得美利盼望。這小妮子就是性急的不好。紳士不防他陡發一槍。幸先前答話時。口中雖在那裏敷衍。

行 旅 嘔

心上却不住的盤算。已算得一條緩兵之計。便按定六神回言道。昨日有同國友人。來一急信。催咱卽日到蘇格蘭去。了一要事。那信咱到臨睡才拆看。心焦了一夜。又不得不去。那戒指一事。也不能隨隨便便。咱打算今日就去。把他的事辦妥。就回來辦咱們的事。他明欺那老婆子不識東文。到書桌上。隨意摸了一封不知年日本國朋友的信。給那老太看。嘴裏還胡念了幾句。那老太似信不信的看了一眼。就出房去。少頃。美利來到。紳士早已安排。做出無限懊喪的樣子。并罵那朋友好不知趣。在這時候來打咤。美利倒也信了。紳士就忽忽忙忙帶了些應用東西。同美利依戀而別。一出廐門。想往朋友廐中。只怕避不了女偵探的物色。只有以假作真。向蘇格蘭躲上幾天。再作道理。到了蘇格蘭。定下廐所。因美利約定。必要通信告知住所。就發了一信。說現廐某處。那朋友的事。甚多纏。非一二日可了。一了當卽回來。從此

一住有二三十天。舉目無親。甚是沒趣。喜得啞子已能開口。還不步步有碍。只那件風流公案。終無法了結。行裝又在彼處。不能永遠躲着。美利母女。常有信來催問。頗多怨懟。這日。又來一信。說這三日內不回。要到蘇格蘭來看他。他怕機關敗露。只得連夜回到倫敦。不敢出頭。躲在拘刺士高。想出這條奇計來。一邊電報死信。使美利死了這條心。一面致信松本。好去取出行李。不料事不湊巧。松本他出。那電報送入山田手中。弄得舉國皆知。以上情形。紳士從頭至尾。告訴了松本。松本又是笑他。又可憐他。便道。你現在打算怎樣呢。紳士道。還有甚打算。咱無顏再見同國諸君了。要回去了。那行李取得出便好。就是取不出。也只得向你借些盤纏動身。倫敦斷斷不能住了。松本道。倫敦却是住不得了。但你破產游歷。歐洲各國。都未游到。就興盡而返。非特自己不直得。更要被人笑話。恰有一巧事。吾們同國人。有一山

## 歷 旅 行

崎君前日從美洲到此。在這兩三天中。要到法蘭西。你不如與他同去。見一見巴黎風景。那行李斷不會被他們勒住。我只將錯就錯。照電信上的話去取出送還你。好在只瞞過一時。你動身後。就說破也不妨了。紳士本不願意回國。不過一時氣話。聽他一說。自然樂從。却問道。這山崎君會法國話麼。松本道。據他自己說。很高明。我也不懂法文。沒有考過他。諒來不錯罷。只是一件。此地耳目所關。你不便再住山崎廬所。離此不遠。你就搬到那裏。再躲一兩天。動身時也便些。此時山崎也在領事館。我去當面同他說明。你就先搬去罷。兩人商定。就離廬。同坐來車。至山崎廬前。松本送他進去。就到領事館來。

松本就將以上情形大概說出。衆人復笑起來。都說道。他總算是懸崖勒馬。可惜那兩條計策。太離奇了。松本又向山崎。替紳士約定。并託他照應。山崎

滿口應承。領事冊上注銷。衆人就此而散。松本到曲古哈漠。虧他善于措詞。就把行裝取出。絕無留難。親身送至紳士廬中。還同山崎嘲笑了他幾句。紳士此時感激不盡。也不敢使那牛性了。

倫敦司德蘭杜。有極大的停車場。名曰雀阿林苦陸斯。那日將近發車時候。送客來的馬車。來往不絕。車棧內外。紳士貴女。擁擠異常。中有一人。黑睛黃面。高冠長褂。提着一個小皮包。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東張西望。忙個不了。口內咕嚕道。什麼還沒有來。奇怪得狠。又掂起腳去。望着棧中所掛的大自鳴鐘。回過頭來。向背後兩個同色人道。不好了。離開車的時候。只有八分鐘了。他還不來。怎沒處。一人道。還不遲。再等着。只怕就來了。他道。不對。他約定在開車前三十分鐘到此間的。難道躲在人業中。故意同咱頑麼。說時。又擠過去叫喊道。耶麥撒其撒亞。耶麥撒其苦亞。日語山崎君並沒有人答應。

## 行 旅 啞

却聽得 滴零 滴零 鐘聲鑽進耳中。許多搭客一齊走出柵外。他只急得躁腳。忽走過一人來。招呼道。先生。你的東西。須早些安放在車上。車就要開了。他暗暗的躊躇道。咱法蘭西語。半个字都不懂。教咱一個人坐着火車。再去巴黎斯充啞子。糟不糟呢。却又急在心裏。不能說出。却搭趣道。你是什麼人。那人道。我是車棧中執役的。說了一句。也不等他答應。就摸出二个銅圓。向旁側的馬夫道。來。把這位先生的東西。搬到火車上。快些。他又不好攔阻。却向送行的兩人道。你們看怎樣。兩人同聲道。你還是上車。我們見着山崎君。叫他速即趕上。前途相會罷。他看那馬夫已把行李肩起。正要舉步。又聽得 巴巴巴 汽管一響。車窓盡閉。車已開動。他揹着皮包。飛步向前。你快。火車比你更快。早已如驚蛇出草。一瞥眼。向東去遠了。他望着空中留下的一片黑烟。嘆了幾口氣。那同來的二人就安慰他道。你不用焦躁。此處停

車場。開往圖巴亞的火車。一天有好幾次。吾們且到待客所休息休息。喝些酒。替你解解悶。等山崎來。搭第二次火車就是有什麼要緊。三人卽轉身至停車場側酒店內。開了兩瓶啤酒。才喝得一杯。聽得大呼小叫。走進一個人來。一手擎着手巾。不住的拭那頭上的汗。連喘帶嚷的道。你們很樂苦了。了。隱君什麼十一點鐘的火車已開了。三人看時。却是山崎。那兩人忙招呼他坐下。隱先生正沒好氣。就接答道。開了十分多鐘了。咱在廡中催你同走。你道。咱是初次出門。太不老當。一味瞎性急。那火車開行。有一定時刻。不先不後。到停車場。恰好不必呆等。如今你不等他。他也不等你了。你什麼苦呢。你先刻從容得狠。山崎自知理短。便不則聲。只管指使那跟來的人。放下行李。然後就坐。喝了一口酒。才開言道。隱君。你不要挖苦咱。咱到遲。也是不得已。這倫敦的路。實在不好認。苦陸斯停車場。咱更不記得在何處。去問廡中。



行 旅 啞

說過了地底鐵路往東就是這倒不差的。咱就出門。喚了一部馬車。對他說。送至苦陸斯停車場。他載着咱就走。不多一刻。已到。那首次火車剛開去。咱就取了行李。開發車夫。到棧中賣票。問他第二次車。到圖巴亞。要多少時候。他向咱搖首道。到圖巴亞的火車。不是這裏。咱才想起。怪不道。並未經過地底鐵路。一定上了車夫的當了。他一口氣語到那裏。有些來不得了。又舉起杯來。喝了幾口。那送行的一人笑道。是了。那邊有一個金奎司苦羅斯停車場。你只說了苦陸斯三个字。所以弄錯了。山崎續說道。咱只得細問棧中。才指點明白。重喚馬車。送至地道口。一路問信。問到此間。費了多少時候。累君等久候。不安之至。隱先生見他自己已認錯。不好再說什麼。暗暗的罵道。這東西的法螺。却比咱會吹。你在廝中。說得倫敦無處不熟。原來還不如咱。只怕那法蘭西語的工夫。也有限呢。却假意道。你確是辛苦了。多喝一杯助助。

力。咱一路去還要仰仗。只不知這一次火車。什麼時候才開。一人迷離着醉眼。仰首看那壁上掛的火車時間表。道早咧兩點鐘才開。四點鐘至圖巴。明日一早在巴黎了。四人豪飲一回。又至近側一家食館。進了午膳。已近兩點鐘。再至停車場。兩人帶好了車票。上了頭等車。從車窓探出頭來。與送行者告別。鐸鐘再響。汽笛重鳴。車已開駛。兩位日本紳士。離那世界上第一都會。不無戀戀都。立在窓側。看那重樓疊閣。如飛的向兩邊倒退。五分鐘。車至倫敦橋停車場。少停卽行。雷聲隆隆。煙痕黯黯。那雄偉精麗的倫敦。已沒入天西半壁雲霧中。不可復覩。

車中船中

却說隱先生在倫敦。幾受了煙花撥賺。雖用金蟬蛻壳的計。擺脫羅網。也不免流傳姍笑。無顏住英。因從松本之教。挈伴游法。同國親友處。不敢見面。連

啞

旅

行

夜發了幾封告辭信。次日一早。悄然動身。且喜此時倫敦漸遠。穩坐頭等車中。那行裝又得松本取回。並無一針之失。檢那重大的。已託火車公司。先運至巴黎。隨身略携幾件要用之物。好不灑落。心中依然揚揚得意。就在衣袋內。摸出幾張日報。點頭播腦的細看。看得不到一紙。覺得那火車停止了。仍把報紙掖入衣袋。推開車窗。看是何處。只見一白茫茫。天水相接。那車却停在海岸上。回顧山崎。垂頭閉目。鼻息歙歙然已睡着在坐上。忙把他搖醒。搭客都已下車。兩人隨着前行。見輪船一艘。停在埠頭。衆人一齊上船。汽笛數聲。船便開出。今日倫敦大霧。日色都晦。一近海岸。漸覺天朗氣清。心目一爽。海中風平浪靜。船身毫不顛簸。兩人同至甲板上運動。口邊銜着雪茄。四邊眺望。見舟前遙青一抹。山崎就指着。問旁側一個西洋人道。這是什麼地方。他道。是法蘭西的加倫山崎道。輪船從這邊行到那邊。要多少時候。他道。大

約一點半鐘就可到着。兩人聽着好不便捷。就從容閒步領受景色。不料那輪船開了不多路。漸漸調弒忽然把船頭換了方向。望北直進。隱先生就連稱奇怪道。法蘭西不是在南面麼。怎開向北去。這船長大約失帶了羅針盤。因此認錯方角了。山崎道。你知道什麼。這海面上的事情。是不能執死法的。或者水中有淺沙暗礁。不能不繞道。或者預知天氣將變。先避一避風頭。你怎見得是他錯了。咱曾經研究過航海學。所以還略懂這些道理。隱先生聽他亂吹。狠有些相信。後來見船只管望北前進。離南岸漸遠。覺得有些不對。就向一個水手問道。你們這輪船。到底開到那裏去。水手暗暗好笑。想天下有這種冒失鬼。自己趁着船。會不曉得到的地方。却不好奚落客人。只冷冷的答道。自然是到奧士丁。不會到別處去的。隱先生覺這地名生疏得狠。忙道。奧士丁是什麼地方。那水手見他問得越發希奇了。便道。奧士丁地方就

是奧士丁。隱先生被他鈍得白眼亂翻。頓了一頓。才道。咱問你奧士丁是那國的地方。他道。是比利時國的海岸。那个不曉得。說畢。就佯佯的走開了。隱先生弄得不知所爲。忙喚道。山崎君。山崎君。糟了。糟透了。

山崎過來。問他何事大驚小怪。他道。法蘭西去不成了。這船是開往比國奧士丁去的。山崎道。你這話那裏得來。他道。是水手說的。山崎還不信。當水手同他說着頑。又去問旁人。才知是千真萬確。那隱先生只急得亂跳。山崎道。怕什麼。咱們有倫敦公司的票子在身邊。票子上明明寫着送到巴黎的。他道。你去請問票子罷。那票子一定回答你道。對不起。弄錯了。立刻送你到法國去。山崎道。你不要說刁話。那船上不是有賬房的麼。拏了這票子去。就是真憑實據。不怕賬房先生不認錯。兩人就一陣風的。趕到賬房。推門進去。那賬房先生指頭夾了一枝萬年筆。據着桌子算賬。因有兩注賬。越算越不清。

楚。正有些發毛。見他們走入。只得略略招呼。請問來意。山崎先說道。咱們有要事到巴黎。不能遲延。隱先生接口道。到比利時。諸多不便。山崎又搶說道。請你快分付。他們廻船。立刻送咱們到了法國。再開到此地來罷。那賬房先生聽他們一吹一唱。不知胡謔些甚麼。就把筆向桌上一擲。把兩人臉上細相了一回。開口道。我看兩位。不像有腦病啊。怎來胡纏。我們這號船。天天只開到比利時。有好幾年了。兩位要到巴黎。應該趁巴黎公司船。什麼到我們船上來。却要立刻回船。送你們到巴黎。不要說兩位是搭客。就是船主。就是包雇了這船。就是當今女皇。只怕也沒有這樣容易罷。那隱先生被他嚇住。不敢辨駁。還是山崎老練。厲聲說道。你們這船。既然單走比利時的。什麼公司裏出的票子。注着送咱們到巴黎呢。有這混賬公司才有你這混賬賬房。賬房先生道。且不要角口。請兩位先取出票子一看。兩人忙在衣袋中摸

## 行 旅 啞

出。丟在他面前。他拾起一望。呵呵的冷笑道。就這兩張票子看起來。二位在這船上。連搭客的權利。都不能享呢。山崎更氣得火星直冒。便道。好好。貴公司收了人家的錢。出了票子。非但不送到地頭。而且要奪去搭客的權利。文明得狠。信實得狠。那賬房先生。却不生氣了。微微的笑道。我念二位是外國人。不肯同你們認真。且請坐下。把緣由告訴你們。自然明白。究竟是我混賬。敝公司混賬呢。還是搭客混賬。那雀阿林苦陸斯開行的火車。雖同到圖巴海岸。却分兩路。一至法蘭西。一向比利時。十一點鐘第一次開的火車。係往法國的。此時已到了加倫長久了。兩點鐘第二次開的火車。就是二位所趁來的。便到比國奧士丁。這是敝公司一定的章則。不曉得二位。怎樣買了第一次的票。却趁了第二次的車。反來同我胡鬧。若準了規矩。應請二位補出圖巴至奧士丁的趁船費。如今不必了。自古道。不打不成相識。我受了這位一

頓訓斥。險些兒要領尊拳。算我拉个交情。把船價奉送罷。說畢一笑送客。兩人洵洵而來。默默而出。一至外邊。隱先生就嘆道。如今沒得說了。只得到奧士丁去遭。你的航海術。固然用不着。那鉄錚錚的票。非但不值一錢。幾乎再要找出錢去。咳。都是受了你的累。你若早些到停車場。趁得上第一次火車。就沒有這事了。實在混賬。累死人。累死人。山崎正沒好氣。也高聲道。咱晚到是錯的。你們在待合所。看的火車時間表。怎麼連法蘭西。比利時。都弄不清楚。却派咱一个人不是。你比咱還要混賬。兩人越嚷越凶。半句不讓。勢將用那日本國粹尙武精神了。幸得同船的許多西洋人。聽見鬧得利害。不知何事。都聚攏來勸住。問起釁情由。又大家說不出。只你對着我。我看。我對着你。看不覺要笑出來。衆人不知就裏。說原來是兩個痴子打混。便多散去。兩人也就和好如故。回至客房。商量進止。依着隱先生要上岸。山崎道。不行。那奧士



## 行 旅 嘔

丁。咱們都不熟悉。又沒有認得的人。一上去。便進退兩難。不如原船回去。趁明日的首次火車到法國的好。隱先生道。大家都上岸。咱們賴在船上。像甚樣子。咱帶有精細地圖。同地理書。且查查看。奧士丁到巴黎。便不便。就在皮靴中取出。兩人一同細細翻看。奧士丁。却有鐵路通至巴黎。但要在路上一天工夫。才到山崎道。如何。一天的路程。要經過多少地方。必有困難。那大陸上旅行。不是頑的。咱同你都是過來人。不要再冒險了。你再打算打算看。那車費要多少。隱先生本是驚弓之鳥。又心疼出錢。自然答應了。

向晚時候。船至奧士丁。船客一齊上岸。只剩下兩人。立在船面間跳。只見一排火車。向海岸飛來。車一停下。車中男男女女。約有數百人。如羣蜂歸巢。都到船上。船即開回。是夜北風大起。波浪如山。那船不住顛簸。器皿亂鳴。間着小兒啼哭。婦女嘔吐之聲。隱先生委頓榻上。自言自語道。奧士丁上了岸。此

刻安然睡覺了。卻畏首畏尾。拖着他人一同受罪。山崎此時嘔得頭暈眼花。動彈不得。也不去理他。將近英國海岸。風浪愈大。幾乎支持不住。喜得不多片刻。已抵圖巴。如慶再生。二人上岸。就近處客廡投宿一夜。次日一早。就飽餐一頓。到港口船上。細細問明。稿是到加倫的。就在船上守候。搭客到齊。船就開行。此日北風已息。海面甚平穩。一點半鐘行了二十一海里。到了加倫停泊。此處爲法蘭西西岸。那建築規模也與英國彷彿。只岸上來往人的說話。到隱先生耳中。不辨一字。只得依舊當聾子啞吧子了。幸有个一知半解的山崎君。做護身符。稍可膽壯。上岸的許多搭客。分頭到停車場。看過時候尙早。便紛紛的向近側館子中。進些飲食。兩位日本紳士。亦遂隊而入。侍者上前招接。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山崎不曾答應。只含含糊糊的指看桌上的餚饌。命他料理。隱先生看那情形。有些不妙。只怕山崎君的法語。同咱日

## 歷 旅 行

前的英語一般。倒要留心看着。那侍者去取了一瓶李蘭地。拔了塞。傾在杯中。還未到口。聽得那邊停車場上。滴零零鐘響。隱先生忙放下酒杯。直立起來。道。開車了。快走罷。山崎只是喝酒。慢騰騰的答道。那開的是別處火車。這邊趁車的人。都在座上。只有你一個人要緊。快來喝酒。喫東西罷。隱先生正要坐下。見那隔桌坐的一位老客。向這邊操着英語問道。二位是到意大利去的麼。二人聽着。面面相覷。老客道。二位難道不曉得。這邊停車場的火車。是走法國北部。至意大利的。二人大驚。忙問道。到巴黎去的停車場。在何處。他道。在那邊呢。你們不聽得鐘響麼。就要開車了。山崎聽得。拔腳就奔。且奔且叫道。隱君。快。快些。隱先生提了皮靴。追出。不到兩三步。背後來一個人。把他扯住。他怕火車開去。不管是誰。狠命一掙。只聽得阿呀一聲。滿堂一齊鼓噪起來。不禁回頭一望。却是那扯他的人。被他用足反動力。直退幾步。

撞在那老客身上。幾乎撞倒。手中的酒。却潑了一身。老客大怒。拍案而起。那些喫客。不知何事。都譁然擁上觀看。隱先生却不知何謂。那老客指着他罵道。世界上有這種野蠻。喫了酒菜不給錢。還要行凶。隱先生方知就裏。也無暇分辨。在身邊摸出一個二十先零的金錢。擲在桌上。一看。覺得太多。又等不及算找。便伸手搶了一瓶酒。如飛奔出。一路亂撞亂擠。口中却操着日本語。逢人便問往巴黎的停車場在那裏。大家見他一手提著皮靴。一手握著酒瓶。衣冠不整。言語鉤勒。都當是病院中逃出的瘋人。遠遠讓開。沒人理他。幸他還記得鐘響的方向。居然撞到停車場。剛剛吹起氣笛。車門盡閉。車初運動。正在無計可施。聽得有人叫他。只見山崎在那邊車窓裏探出頭來。不勝大喜。就跳到車側。將酒瓶皮靴遞與山崎。兩手攀住窓下的鉄柱。一腳踏在突出的板上。想爬到車上。不料呼的一聲。機力已足。如飛向前。他弄得不

上不下。吊在鐵柱上。兩手激得痛入骨髓。又不敢放。只得大聲呼救。虧得山崎忙去關照了管車的。把車暫停。已吊過了四五百步之遙。車使開了車門。把他像拖死狗樣子拖到車中。山崎也來相挈扶着。放在榻上。他哭喪了臉。札着兩手。倒下去不住的哼。

火車立即開行。那隱先生哼了一回。血脉漸漸活動。便覺不痛了。一礮碌爬起。環視車中。見小小一間車室。自己同山崎並列。對面一男一女。男人約五十餘歲。那女的妖妖嬈嬈。濃粧艷服。看去還不到三十歲。不知何許樣人。也不去管他。便轉面向山崎道。你以後千萬要留心些。照這樣兒。咱的性命。都要被你頑掉。咱從日本至英國。只是一个人。雖時有舛錯。却從來沒有受過今天這樣的危險。山崎道。今天確是對你不起。實在因加倫上岸時。不曾曉得有兩處停車場。要東西分路。只跟着衆人混跑。以致一差二錯。弄得這般

局促。咱也是沒法。隱道。平日聞得你深通法語。咱方纔在館子裏。看你同侍者那番舉動。只怕你的法語。只能行於英吉利美利加。到了法蘭西。就不行罷。他紅着臉道。實不相瞞。咱還是在將近出門時。讀了半个月法文教科書。略記得幾個名詞。也不會試驗過。以謂學了這些。不無小補。想到法國來試試。不料一些不中用。隱道。咱早知你的法文程度這樣高。咱不合你來了。咱是個啞吧子。要靠他做通事的。又害了噤口病。怎樣到巴黎呢。不如見幾而作。就此回到英國去罷。免得到處丟醜。山崎道。回英狠好。你那貴相知美利姑娘。正盼望你還魂呢。你就回去罷。咱是向來出了門。不肯走回頭路。的就是言語不通。那巴黎斯寄居的同國人不少。還怕什麼。隱先生未及回答。忽繃着眉道。這火車不知到何處才停下。山崎道。咱曾細看過待合所的車程時間表。此車因欲早至巴黎。只在阿迷洪暫停一停。隱道。什麼時候到

## 歷 旅 行

呢。山崎道。五點二十四分鍾。隱先生掏出表來一看。便道糟了。山崎忙問何事。他就操着日語道。咱要小便。山崎道。爲什麼不撒了上車。他道。你倒還問得出。咱自從同你登岸後。直到上車。幾曾有一些空隙。山崎笑道。如今你有空隙。這地方沒有空隙呢。隱先生在倫敦時。也常聽人說及。趁那巴黎去的火車。沒有溺所。所過的停車場又少。甚是不便。也有些狡猾的人。或檢那人少的車室內。或乘夜靜人睡。就在車窓了事。此時對面眼睜睜的坐着男女二客。這個法兒。却不能用。又想不出別法。只急出了兩個烏溜溜眼珠。向對座呆看。見那老頭子靠着後壁。垂頭閉目。鼻息呼呼。早已睡着。那女人。一些沒有困倦的樣子。手中擎着一卷書。像是什麼小說。孜孜的看。有時擡首。把閃電般的眼光。向他們二人亂睃。不像會睡着。就向山崎道。你看他們。是夫妻。還是父女。山崎道。看不準。他們上車時。曾講過多少話。可惜咱半句都聽

不清。隱道：這女人是甚樣人物。山崎道：咱看去有些不正氣。身上這樣打扮。臉上堆滿脂粉。那一雙桃花眼。又不住的把咱們細瞧。一點兒沒有避忌。狠像個地獄。解見上編隱道：咱也看他像地獄。不知是不是。是地獄。一定會喝酒。山崎道：他喝酒不喝酒。怎樣可以試驗。倒要請教。隱道：你不要管。咱自有妙法。就去開皮鞞。取出一隻杯子。在酒瓶中倒了滿滿一杯。李蘭地。伸着脖子。喝了一口。就咂嘴咂舌的稱讚道：甜得狠。清得狠。山崎道：你剛剛嚷小便困難。還要裝下去。自己做弄自己。他道：你不懂。這裏頭就有妙法。你等着看罷。說時。又飲了一口。偷眼看那女人。把書放在膝上。一眼注定這邊。口中似在那咽唾沫。隱先生想有些意思了。便粧出醉態。操着不規則的英語。一手執着酒杯。向那女人道：貴女。你口中不乾燥麼。若不嫌冒昧。咱帶得荷蘭水在此。請喝一杯。可以不可以。山崎在旁。暗暗着急。想他難道真的醉了。怎麼冒冒



## 行 旅 隨

失失對着一面不識的婦女照杯。失散之極。一定要討一場沒趣。看他怎樣收科。不料那女人却。撲嗤的一笑。也操着勉勉強強的英語。道了一聲多謝。伸手接過杯子。一飲而盡。隱先生十分得意。見他喝得爽快。再斟上一杯。他並不客氣。又呼呼的一口喝乾。笑道。這荷蘭水確是鮮甜清潔。得狠。就把手帕。在杯口揩過。遞與山崎道。這位先生也請用一杯。山崎看着。甚是有趣。也喝了一杯。此時已明白隱先生的意思。要灌醉這女人。三人傳杯弄盞。彼此。酩酊。居然有履舄交錯之樂。那女人多飲了幾杯。早已頰霞添暈。眼波欲滴。似乎酩酊難支。隱先生搭訕道。貴女此行至何處。女道。巴黎。斯。隱道。在巴黎。斯擔擱幾時。女道。有要事。略一停留。就要回加倫。隱指着老頭子道。這位是你的什麼人。那女人有些厭倦樣子。便道。妾的英話。狠生疏。先生也不大熟練。吾們接談。甚費力……話未說畢。就把身體向榻上一橫。鼻息漸起。已到

高唐觀去了。隱先生輕輕的向山崎道。這法兒妙不妙。山崎也悄悄的點首道。你膽子也大。臉皮也老。虧你。虧你。他指着酒瓶道。這裡還有幾杯酒。你快喝掉罷。山崎把酒都倒乾。隱先生就把酒瓶持去。放在膝下。解開袴扣。滿滿的撒了一瓶。補了李蘭地的缺。就開了車窗。要連瓶丟掉。山崎道。你瓶且留着。咱也要借來用一用。隱先生把瓶出空。交與山崎。照樣行事。已完。便道。如今沒有什麼用處了。請他出去罷。剛要提起來。回身去丟掉。不意衣袖一帶。那酒杯鏗的一聲。落下。把老頭子驚醒。睜開雙眼。望這邊看。山崎怕他瞧見。假做拾杯。把酒瓶。隨手塞在座下。坐着。把身子遮住。兩人先時。也多吃了幾杯快活酒。此刻酒力發作。沈沈思睡。不知不覺。橫下身去。一前一後。仍結了伴。到大槐安國游歷去了。過了一點多鐘。還是山崎先醒。摩娑醉眼。見日已西墜。窗外一片黑闇。車室內。已點起燈光。照得清清楚楚。那對面座上。人影

## 行 旅 歷

全無。不禁詫異。忙推隱先生道。快起來。咱們睡失聰了。火車已到阿迷洪停車場了。你看車中人多去了。隱先生睡情正美。糊塗塗塗的道。隨他到什麼地方。你先去。咱還要睡一刻兒。山崎又遍覽室中。不覺失聲道。隱君。隱君。你的皮包那裡去了。這一來。才把隱先生驚起。一面揉眼。一面說道。皮包怎會不見。咱睡時。好好兒放在身邊的。你不要藏過了。來同咱頑。山崎道。那個合你頑。快尋尋看。隱忽道。噫。那個貴女。同老頭子。何處去了。山崎道。你還在那裡做夢。據咱看來。那兩個東西。大約同你的皮包。一起去了。隱道。難道咱的皮包。是他們偷去的。咱不信有這等事。就上下左右。處處尋到。別的都在那有皮包的影兒。才發極道。當真偷去了。再不料這兩個東西是賊。只是火車在那裡開行。他偷了皮包。怎樣去呢。山崎道。咱說你做夢。你果然還沒有醒。你曉得現在什麼時候了。火車已過了阿迷洪多時了。他們自然在停車時。

拏了皮包逃去的隱道到阿迷洪你爲什麼不喚醒咱枉同你做了朋友一點都不關切山崎道咱也剛剛睡醒。你怎能埋怨咱。只怪你用的妙法太妙了。要想灌醉人家。却把自己陪在裡頭。隱道。你是沒有醉。會睡得停車開車都不知道。山崎道。咱本不要喝什麼酒。你央着咱。咱不能不助助你們的興。隱道。你自己貪杯。那個來央着你。兩人紛爭不已。又要快揮拳了。還是山崎先住口。讓他噪過。才笑道。事已至此。總是大家不小心。如今爭他也無益。你皮包裡。頭究竟有多少值錢的東西。他經此一提。越發冤氣冲天。蹬足說道。八百圓的爲替。爲替卽匯票。四百餘圓的鈔票。都去了。巴黎斯也要游不成了。山崎道爲替偷去不要緊。早些通信銀行就是。那鈔票却要破費的了。哈哈。撒一泡溺。出四百圓。好貴的代價。隱道。你這個人毫無心肝。人家吃了大虧。你還儘着頑笑。咳。咱要來巴黎做什麼。真是後悔莫及。山崎道。頑笑頑笑。

## 啞 旅 行

是解解你的悶。什麼倒怪起咱來。古語說得好。大丈夫當希望未來。愛惜現在。不當追悔過去。咱勸你看破些罷。現在不知什麼時候了。大約巴黎將到了。隱先生聽得。要去看表。在衣袋內一摸。剩得半條金鍊。那表也無翼而飛了。他大段已吃虧。這點饒頭。倒不放在心上。那山崎忽然直跳起來。嚷道。不好了。咱的表也偷去了。隱先生道。你單單失掉一隻表。算什麼事。這般大驚小怪。山崎道。咱的表可不比你的表。是真金打簧。值到三十個金磅呢。隱先生道。咱勸你也看破些罷。表已偷去。那過去的事。何必追悔。況且咱一場屎。出了四百圓高價。一樣的貨物。你却便宜得多了。山崎被他矛盾得心火直熾。又是酒後。口乾異常。他的皮靴。是做枕頭睡的。所以不曾偷去。就在靴中取出一瓶荷蘭水。尋得杯子。傾入荷蘭水。一口氣飲乾。不覺繃着眉道。什麼臭得狠。把杯舉起。聞了再聞。道。奇怪。這荷蘭水是臭的。咱買的幾瓶荷蘭水。

都好好兒的。什麼這一瓶會壞到這樣。而且這臭不是別的臭。很像貓尿臭。說到這裏忽然想着。忙向座下一看。才曉得臭的緣故。原來他拾起那杯子時。匆忙中。同那李蘭地瓶。一起塞在座下。車行動搖。酒餅翻倒。餅中的東西。傾個乾淨。那杯子就在近側。自然沾潤不少。因為時已久。他又心在別處。故不覺得。被荷蘭水一冲。那杯子就回過臭味來了。隱先生看得清楚。笑不可仰。他却自己解嘲道。這杯子被地獄喝過。該有這晦氣。隱道。有甚晦氣。那漢醫說的。飲自便最補精神。比李蘭地要强十倍呢。他道。你既垂涎。那瓶中也放過尊便。儘你受用就是了。隱道。可惜和了貓尿。喝不得了。還是去招地獄來。奉陪你三杯罷。從此一笑。把天大的愁悶。都化為烏有。

車所過處。兩邊都有電氣燈光。射進窗中。隱道。巴黎可到快了。山崎道。不過二三十分鐘罷。咱們到了巴黎。先往何處。還是就尋客寓。隱道。咱在倫敦動

身。前有信關照寓在巴黎的一位好朋友。他一定已在停車場迎接。山崎道。虧你預先想到。不然。兩個啞吧。一雙瞎子。只怕要有口沒處問。有腳沒處走呢。說話時。火車已到停車場。機力漸緩。行進一所極大的房子內。電氣燈如百十個明月。周圍照着。車就停下。列車中人。如落葉紛紛下地。鐵闌于外。迎出無數貴紳貴女。塲中格外洶湧。兩個日本紳士也下了車。雜在衆人中。四隻烏睛。團團亂轉。兩條蠻舌。絮絮不休。一個道。日本人倒半個都沒有呢。一個道。什麼沒有。你看那邊。臉色黑沈沈的。一定是日本人。快上去問他。是不是咱朋友打發來的。好容易。擠到那人近身。一個人就脫下帽子。致敬道。足下從那裏來。那個人只當沒有聽得。光着眼把他看了幾看。就走開了。他道。奇怪。並不是日本人。一個道。咱們日本人。顏色沒有這樣黑。大約是南洋各島的東西。咱看起來。這停車場沒有什麼日本人。候你罷。一個道。那朋友殷

勤得狠的。他知道咱要到來就是自己騰不出工夫。也一定差人在此候咱。實在人數太多。一時看不清楚。一个道。東洋人在西洋人中。就像烏鴉混入鵝群。一隻兩隻。都會顯出。况且電氣燈這般的亮。照在東洋人面上。愈形其黑。怎會不清楚。兩人重在停車場上。四處找尋。那些男女客人。已大半散去。仍不見一个東洋人。却累得筋疲力盡。滿頭是汗。立在壁根少憩。一人道。咱的朋友。一定在那裏害病。還不知有事到了別處去。否則決不肯失約。一人道。且慢。你的信幾時發的。一人道。是倫敦動身的前一日。一人道。怪不道沒有人來接。一人道。爲什麼。一人道。你信上是約他昨天晚上到的。咱們趁差了船。到了奧士丁去。多擔擱了一夜。教他那裏去接呢。一人道。他昨天接不着咱。今天應該再來。一人道。你真是糊塗。那倫敦開來的火車。一天不知有幾次。他又不是神仙。曉得你一定趁什麼車什麼時候到。再不然也得丟下



啞

旅

行

自己工夫。一天到晚。等在停車場。今天等你不着。等到明天。今年等你不着。等到明年。今生等你不……一人道。咱早明白了。有什麼多講。咳。早不會想到。在圖巴至加倫時。打一個電報。關照他。就好了。如今沒法。且去尋客寓。你看寓在那裏好。一人道。你真忘死了。你在倫敦。曾對咱說。那巴黎的朋友信上。曾提及有一家客寓。專留日本人。你雖不會法語。到了巴黎。却有許多比咱便利。咱因此放膽同行。你快把那客寓的地名號數。想出來。就好去了。一人道。阿呀。那客寓的地方。咱因怕忘記。子子細細寫在日記簿子上。那日記簿子。是放在皮包內的。也被地獄掣去了。想却一些。也想不出一人道。那朋友的住處呢。一人道。也寫在日記上。心上却不記得。兩人面面相覷。商量了半晌。總沒法子。正似夜行無燭。急渡迷津。一人忽抵掌道。有了。咱們何不徑到本國公使館裏去。一人道。不差。還是你有些主意。咱竟急昏了。忙走到

停車場的土臺上。叫道。馬車來。馬車來。就走上一個馬夫。問送到那裏。一人道。到日本公使館。馬夫道。日本公使館。在那條街上。那人就問同伴道。你曉得公使館地方的街名麼。他道。曉得。那是……阿呀。就在口頭。一時間又想不起了。咱那日記簿上都記得明明白白。可惡得狠。都偷去了。那馬夫見他們鬼鬼祟祟。咕嚕了半晌。不曾說出半個字來。看來不像個主顧。就揚鞭策馬而去。他只是搔頭摸耳。極力的思索。忽然高聲道。荷蘭圖屋潑拉。是那客廡的所在。倒被咱想着了。不必到公使館了。快叫馬車送去。喂！馬車來！馬車快來！

兩人又消磨了這些時刻。向外一望。那些馬車。都被火車上來的客人坐去。停車場邊。不留半部。愈加懊喪。但斷不能長立在此。守株待兔。不如隨意走去。遇着馬車就雇罷。就走出停車場。就那行人多處。信步而往。此處名曰美

## 行 旅 歷

娃。巴黎北面之停車場也。隱先生道。嘻。咱一向聽說巴黎。怎樣繁華。怎樣熱鬧。幾欲出倫敦之上。那曉得交通處的停車場近側。都這樣冷落。山崎道。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人言不可輕信。兩人說說笑笑。早左抄右轉。過了六七町的遠近。道路漸漸狹窄。只有陰慘慘的幾處煤氣燈。照在路上。連往來的人都沒有。隱先生不覺立住了腳。向山崎道。去不得了。山崎道。爲什麼。他道。咱聞得。拊蘭圖屋潑拉。在巴黎的中心。斷不是這樣荒涼所在。同他會接近。就回身再尋別路。穿過一條橫巷。見越發不像樣了。不要說路上無人。兩邊人家。都是鐵將軍把守。兩人非常焦燥。像鑽窗的蒼蠅一般。只揀亮處亂撞。居然被他們撞着一條熱鬧街道。見有馬車經過。連聲叫住。並不回答。一徑輓的過去。原來車中。都已有人坐着。隱先生道。咱有些來不得了。隨便什麼地方。尋一家廝所。去投宿罷。山崎道。使不得。巴黎地方。極多地獄屋。妓館一

不小心走了進去。只怕要走不出來。仍向前行。轉過街角。對面忽來一部空馬車。二人見了。就如阿鼻逢佛。忙同聲道。猗蘭圖屋潑拉。猗蘭圖屋潑拉。那馬夫見是兩個外國人。那言語舉動。又狠異樣。倒被他一嚇。就開了車門。請二人上車。加上一鞭。那馬潑刺刺發開四蹄。漸漸馳至繁盛所在。兩旁朱樓畫閣。煤汽燈電氣燈。互相輝映。如入通明殿。上不夜城中。朱輪繡幟的寶馬香車。載着裝金裹玉的佳人。俠少。絡繹不絕。兩人此時才定了心神。安坐車中。左顧右盼。得見巴黎一斑。同聲贊嘆道。名下無虛。真是世界上第一都會。雖倫敦不能勝也。不多時。馬車已停在一所極高大的房屋前。樓上樓下。無數燈光。照見那甬道旁側。停着千百輛馬車。進進出出的人。如蜂屯蟻聚。却有一隊隊雄裝華飾。威風凜凜的兵士。腰劍按馬。到處巡邏彈壓。所以人雖多。依然肅靜。馬夫悄悄然向那門內指着道。猗蘭杜屋潑刺。猗蘭

## 行 旅 區

杜屋潑刺。隱先生嚇得倒退。還是山崎眼孔大些。就道。這是有名的大戲園。今夜看得去。一定有貴爵在內請客。隱先生道。妙極。咱們進去見識見識。補償半天的辛苦罷。山崎道。你真是全不知人事的。客廡還沒有找着。倒要去作樂了。兩人只管講話。把個馬夫等得不耐煩。走上前。向他們做做手勢。兩人不。懂。仍是山崎同他。糾纏了七不搭八的幾句法話。才知道忘給了車價。連忙約數開發了。就沿著這條街。一路留心細看。看到一家玻璃門上。大書特書的。山崎也還認得。是客廡牌號。不知是不是那朋友說起的。就走進去。尋着帳房。那帳房先生。頗通英語。便一無阻礙。賃定了兩間客房。才得安心。就覺得餓了。廡中已開過晚餐。一時等不及料理。要出去上館子。人生路不熟。却又膽怯。實在餓不過。便決定出去。臨走時。山崎向隱先生道。此地路徑太生。房屋式樣又多相同。不要回來時。招不着廡。總要有些記認才好。隱

先生道。有。你放心。這廬門口一盞大電氣燈就是記號。咱斷不會忘的。

巴黎斯行蹤

二人出了客廬。不知館子在何處。喜得燈光如晝。便緩緩向前。一路尋去。隱先生道。你看這巴黎的街道。那麼樣寬廣。而且團團得轉。面面都通。山崎道。這樣造法。大約可免馬車擁擠。巴黎的排場。實在闊得沒有比賽的了。二人且談且走。早過了四五町。仍不見有館子。隱先生道。困難。困難。想是巴黎人不喜歡在外頭吃東西。所以館子很少。咱還是在加倫待合所。吃了一點兒。直至如今。方才不覺得。一說着餓。便餓得利害。早知如此。不如還在廬中。等他們料理起來。山崎道。不要嚷。你看這是什麼舖子。隱先生忙擡頭去看。只見極高的房。極闊的門面。無數燈光透出門外。出出進進的。都是鮮衣華服。

上流人物。不曉得裏頭賣些什麼。走近看那玻璃門上。寫着許多字。却一些不解。只有 Coffee 幾個字。刺入山崎眼內。便道。噯。聞得巴黎最多加非館。這一定就是。隱先生喜道。咱的朋友。常說起巴黎加非館。是兼辦酒肴的。不要去尋什麼館子了。快進去罷。山崎點首。一同推門進內。見了內容。大吃一驚。那隱先生啞於口不啞于心。曾著過一部游記。叫做鴻雪錄。甚是風行。今就將鴻雪錄中記的一段。插入。免得在下饒舌。

余至巴黎。見到處有雲霞翠軒。高張天幕。男女列坐其下。酒杯茗碗。縱橫盈案。淺斟細酌。目送行人。異而問之。則加非館也。蓋此大都會中。每町必有業此者數家。戶外亦設筵席。炎寒無間。入戶。則文縞布地。錦障圍春。重茵累褥。几案羅列。可以品茶。可以命酒。可以吐嗟進饌。可以頃刻坐花。曰加非館者。志其助耳。館中有讀書室。有玉突臺。即彈子房有樗蒲彈棋。意錢諸

所。凡游戲消遣之具。幾無不備。法人不耐索居。游俠成習。巴黎又爲海內外人十游觀之蒐。旅中庖厨綦劣。爭就食於館。館之凡庸者。日中至午夜輟業。若名下諸家。則當劇場人散。更漏三下。客方麈集。坐爲之溢。往往達旦。〔中畧〕至若天開色界。會建無遮。紅粉成圍。香風作陣。雖在石腸奇男。雪顛衰老。對山雞舞屏之影。聆流鶯繞樹之聲。靡不目眩心迷。色授魂與。此時必有麗人十百。圍坐中央。如有所待。或驚鴻一瞥。起落無端。或若卻若前。徘徊弄影。或對鏡伴整花冠。微波暗遞。或纖指輕揮鸞尾。法俗婦女無寒暑。持白羽扇。既去復還。偶一通詞。輒含笑入座。比肩錯鳥。親逾舊知。〔中畧〕夜愈深。客愈多。脂香花氣。與晶蓋葡萄。金筩菸草。氤氳和合。充盈室內。揮金豪士。比玉佳人。如花蝶成團。雲虹錯采。淺噴低笑。積響徹戶。噴花嚼蕊。曳雪牽雲。無所避忌。惟不容在此同夢耳。其或片詞投契。雙笑出門。油壁同歸。西陵咫尺。



## 歷 旅 行

尺。則滅獨留髡。亦常事矣。此眞世界之魔公園歐西之極樂國哉〔下略〕

二人怯頭怯腦的。立在門側。不敢遽前。見一羣客人散去。空出一處座頭。始放胆坐下。隱先生靠着嵌大理石圓桌。把火柴點上一支烟卷。銜在口中。四面瞧看。悄然向山崎道。你看那个穿淡紅衫的女人。在那裏散步。走過一个鬍子跟前。就被他拉着坐下。一同喝酒。那女人並不推却。狼象咱們。在加倫火車中的樣兒。山崎有氣無力的道。你到興致勃勃。不餓了。咱空着肚子。走了多少路。只要達吃的目的。有甚心思去管人家閒事。隱道。咱爲什麼不餓。但咱看這裏。只有酒賣。沒得別的東西吃罷。怎樣達那目的呢。山崎一看。果然處處桌上。通是高高低低。酒餅酒盞。並無別物。便道。不差。這裏光是喝酒的地方。那膳室多分在上邊呢。隱道。不要都是一般。走上走下。白費力。山崎道。你賴在這裏。也無益。且同去試試看。不由分說。拉着隱先生上樓。果然不

出所料。那樓上却分出許多小間。每間只有二三張桌子。也是高朋滿座。兩人檢一張空桌坐下。侍者過來。請他們點菜。兩人目中又不認得。口中又說不出。頓了一回。實在餓不過了。一個道。弄兩盆牛肉罷。那個道。雞蛋也好。再做一碗湯。少頃取來。狼吞虎咽。掙了一飽。又開了兩瓶葡萄酒。山崎道。肚子是不妨了。那肴饌。却不佳。隱道。法國的菜。是有名的。什麼這樣惡劣。大約此處不過帶賣。價錢便宜。所以東西不好。就把食叉敲着桌子。叫侍者來算帳。不多時。侍者把帳開好單子。呈上。總共酒菜價。七十个法郎克。山崎直跳起來道。吃了多少東西。要這許多。只怕弄錯了。可恨言語不通。問也問不明白。隱先生道。那種惡劣東西。要一人出三十五法郎。不是抵咱們日本金十圓左右麼。斷無此理。只怕七十兩個字。顛倒寫了。山崎亦深以爲然。在衣袋中摸出十七枚法郎。置桌上。侍者望了一望。忙搖首道。哪 哪 又伸七指。

## 歷 旅 行

再伸一指相示。山崎就添上七個法郎。又十個法郎。他仍不住的道。哪。哪。把手指着帳單上七十二字。看着二人的臉。口中還不知咕嘟些什麼。山崎沒法。只得如數找足。他才肯收去。二人相顧。做了一會鬼臉。下樓出外。又互相埋怨一場。心上煩悶。隨腳亂走。把客廬走過。並未覺得。走了多時。才留心觀望。並不見有客廬。大家猜疑。是錯了方向。忽忽的向原路退回。却到了加非館門前。煞是作怪。定了一定神。記得確是從那邊來的。只得再退回去。越是心慌。那客廬越招不着。夜色漸深。燈光慘淡。雖在鬧熱街上。行人亦稀。隱先生道。要走一夜的了。山崎道。總在這左近。且再用心招尋。不要一味胡鬧。二人重復捱門逐戶。分頭細認。却巧遇見一位紳士。立在街側。見他們這般匆忙。忍不住操着英語問道。二位尋什麼。山崎就把走左了路。尋不着客廬的話。告訴他。他道。那客廬什麼牌號。那山崎倒還記得。只是他的法文

太深奧了些。拼法七顛八倒。那人凝思道。這裏客厲甚多。我都有些曉得。並沒有這一家牌號。只怕還在別處罷。山崎爭說。一定在這條街上。那人道。也無須爭論。兩位既初到此地。又在深更半夜。不便在街上亂走。何不就到敝厲擔擱一夜。明日再尋。二人感激不已。因問尊厲在那裏。他把手指着道。就是這裏。引他二人至門口。把呼鈴一按。開門進去。二人也隨入。四面一望。隱先生道。這裏咱似乎曾經到過。山崎道。那不就是咱們的厲麼。那人笑道。怎麼二位到了自己門口。會不認得呢。隱先生道。咱們是把大電氣燈當記號的。萬不料回來時。那個記號。早消滅了。大家一笑就寢。

次日。隱先生一早起身。望那間壁房中。山崎因昨日辛苦太甚。還睡著在那裏。一個人坐著。銜著一枝烟。獨自盤算道。昨日在火車上失竊。那八百圓的爲替。應該早些去通信。銀行才好。只是自己不懂法語。那位山崎先生。也是

## 啞 旅 行

地上爬到疊上。高得有限。昨天早已領教過了。斷斷靠不住。還是去尋那久住巴黎的朋友。託他接談。方可萬無一失。但是日記簿矢掉。不記得住的地方。怎樣去招他呢。左思右想。把腦室幾乎搜空。忽沈吟道。好像是五十號罷。不差。確是五十號。那町名是什麼呢。記得是四個字的了。不得。那四個字。關係咱八百圓呢。一定要把他想出來的。就哼道。阿 衣 烏 歐 惡 哼到那裏。笑道。對了。第一個字是卡字。讀下去四個狠順口的。便 卡阿 卡衣 接着日本的五十音字母。一路的哼。忽然直跳起來。哈哈大笑。就是真得了八百圓。也沒有這種快活。忙換了衣服。按着電鈴。叫廝使來。打聽他路徑。偏偏那個會英語的。有事出外。叫來的那個。言語不通。沒有法子。只有打着手勢。教他去叫好一部馬車。自己也就出去。上車坐好。那馬夫回頭問道。到那裏。他才想起。單說了叫車。不曾說到什麼地方。忙道。卡司諾烏。那

馬夫聽着。只是搖頭。車也不走。隱先生焦躁異常。暗道這東西做了馬夫。怎樣巴黎的路。都不認得。要呵斥他兩句。他又不聽。只管送住在這裏。咱的八百圓。要誤事了。就想跳下。另喚一車。忽覺得是自己性急說錯了。便連聲道。卡兒諾鳥。卡兒諾鳥。馬夫點點頭。還不就走。向他嘖嘖呱呱。說了幾句話。像是有甚詰問。却一些不解。只聽得出卡兒諾鳥四字。隱先生急得火星直迸。只把手亂揮。叫他速走。馬夫對他翻了幾個白眼。就揚鞭驅騎。望東馳過大街。向右轉彎。從此便入一條的小街。過了百餘家門面。至一極大府第門口。停車。馬夫把手向內一指。隱先生下車。仰首一望。只見此府第四面圍着極高的五色磚牆。中建房屋無數。都是四層五層的雄樓傑閣。比那大街上許多宅子。加倍氣概。後邊綠樹成林。門外兩首。都有當差人居的小屋。幾隊戎粧兵士。往來梭巡。隱先生那朋友。是個陸軍士官。想他一定是寄住

在這什麼大將府中。就昂然進門。走過草場。至正門首。便有一個着禮服的人迎出。查問來歷。隱先生就在身邊掏出名刺。說要面會日本人某某。那人却不通英語。回問了幾句。隱先生也不懂。正在歧梧間。又走出一個着禮服的。操着英語道。這裏一個日本人都沒有。隱先生駭異道。什麼沒有。這裏不是卡兒諾烏五十號麼。那人想了一想。便道。你弄錯了。你要招尋的。只怕是阿夫哀尼夫街卡兒諾烏路罷。隱道。一些不差。不在這裏。在那裏呢。那人道。就在凱旋門側。離此不過十四五町。隱先生連連致謝。并請問這裏是什麼所在。那人微笑道。是大伯理璽天德卡兒諾烏的府第。隱先生大驚。忙說了幾聲得罪。忽忽走出。方知馬夫先時囁哂的緣故。便再上車。說明阿夫哀尼夫街卡兒諾烏路五十號。那馬夫就對他冷笑。那地方却離此不遠。片刻已到。這朋友就住在第三層樓上。一間小客中。當日幸未出去。相見懽然道故。

隱先生就把火車中失竊。同昨夜許多事情。細細告訴他。大笑不已。便說。你初到這裏。同你去見見各處名勝。就離了廐所。先領他至近邊凱旋門。那梯子作螺旋式。從下旋到頂上。一登其顛。巴黎全景。皆在眼中。百萬人家。如魚鱗雁齒。遠接烟霞。不知所極。當其右。突然高出者。昔之博覽會場。及拿破侖第一世之墓也。其左則有馬丁大教堂。正面可望路易十四之故宮。重重街市。無異觀羅紋於指上。行人車馬。簇簇如蟻。氣象之闊大。非筆所能罄。下凱旋門向東。則爲巴黎第一等之官道。兩側葱葱鬱鬱。喬木千章。綠陰中點綴朱樓畫閣。道上灑掃清潔。千車萬馬往來。不起片塵。隱先生不住口的嘖嘖嘆賞。那朋友道。你看倫敦同巴黎那一處好。隱道。大家都順口說倫敦。巴黎似乎倫敦。占着第一。據咱看來。還是巴黎好。只有兩件事。咱狠有些疑惑。那倫敦有地底鐵路。環繞全府。又有幾十條支路。巴黎却沒有。在這範圍內。只



## 行 旅 啞

靠着馬車往來。那倫敦不論大街小巷。到處有電信電話的竿子。插在當路。密密如林。電綫同蛛網一般。布滿空中。什麼咱到這裏。到處留心觀看。却從不曾見一根電竿一條電綫。偌大的都會。却少了這兩件緊要機關。豈不有碍交通。到底什麼緣故呢。那朋友笑道。巴黎所以勝於倫敦。就在這些上頭。隱先生聽得。愈覺奇怪。一定要問他所以然之故。他道。你不嫌煩絮。我來細細的分別你聽。那倫敦是世界商業的重心。巴黎却是萬國美術的代表。性質不同。現象亦異。其實各有特色。不能強分優劣。但就形式上看來。倫敦不如巴黎多了。第一。倫敦逢着禮拜日。除幾家酒店烟草店小館子之外。一概歇業。除到堂禮拜外。別處都不往來。到了這日。便如逢着大喪。全國罷市。巴黎則不然。只有工廠公司。停工一日。餘者同平日一般。就是馬車貨車郵局電局。都不休息。第二。倫敦五十餘萬人家。廚房壁爐。無不用煤。烟氣衝天。雪

白的牆壁。不多時。就薰得如竈突一般。巴黎家家都用柴薪。燒煤的極少。百年前的房屋。並不黝黑。第三倫敦行人。奔走如飛。在路上不留心。要被他撞倒。熱鬧地方。都有小賣館子。就是上流社會人。也都進去。立着等吃。吃畢就走。那忙迫樣子。無異出征的兵士。巴黎人。都是從容不迫。行所無事。又多男女比肩而行。携手談心。時作時止。到館子中就膳。則餅空復注。菸燼再燃。右持刀。左讀報章。優哉游哉。不知時之早晚。只有那巴黎人的軀幹。却遠不如倫敦。倫敦所見。皆鬚眉偉然。巴黎則侏儒滿街。儻儻遍地。殊失觀瞻。以上皆人物風俗的不同處。若論其都府的規模。倫敦除去一小部分餘。都任其自然發達。不加改正。因此無一定之體裁。雖在中央市集。亦狹隘撓曲。車馬往來。每生窒礙。巴黎適與之相反。嚴立規則。時時繕改道路井井。皆有秩序。大約處處有圓形中心。團團如繖。而以三角形之街道爲繖骨。四通八達。街

行 旅 嘔

道寬廣。又倍於倫敦。左右都植樹木。綠陰交蔽。以美石布步道。中央車道。則縱剖堅木。以代發聲。平坦如砥。輪蹄無聲。步道車道之間。皆通自來水管。去栓則水如飛泉。隨處注射。一日數次。淨無纖塵。豈若倫敦之馬糞充衢。擁篲不遑。又倫敦街中車輛。大半裝載貨物。巴黎則貨車不過十之二三。而馬車總公司所畜之馬。不下四萬匹。有戰事。則任輜重之義務。故政府歲助芻秣金鉅萬。飼養蕃息。無不矯健如龍。又有「却步」者。載客之馬車也。其數亦不下三萬。此外鐵路馬車。因往來頻繁。不能知其實數。所以在巴黎游行。雖遇急雨……

一壁講。一壁走。把一篇倫敦巴黎比較論講了大半。聽得那隱先生津津有味。那位朋友正刺刺不休。忽覺有水灑在面上。忙住了口。仰首一望。急拉了隱先生道。急雨下了。恰好走到此間。同你進去避雨。順便看看派腦刺瑪。隱

先生初時還當接講下去。呆呆的聽。聽他變了調。才知道有點點滴滴的落在身上。就跟着他。走進一家門內。只是那巴黎沒有鐵路電線的緣故。究竟不會講出。又不知他說的派腦刺瑪。是什麼東西。心中納悶。正要問他。見他在一小門口。櫃上數錢。付與那看門的。便推開小門。同隱先生進去。上了梯子。到一大樓上。擡頭一望。嚇得隱先生欲奪門而走。他拉住道。你瞧罷。隱先生道。瞧瞧不妨麼。方纔在凱旋門上。遠眺一派太平景象。什麼驟然有戰事了。他笑道。這是派腦刺瑪。你靜靜的瞧罷。被人家聽見。笑話。隱道。到底派腦刺瑪是什麼。他道。就是畫圖。隱先生才定了神道。是畫圖。不是真的麼。奇極了。那隱先生曾有觀派腦刺瑪記一篇。附登如左。

登階四顧。天愁地慘。易西衣城中。鏖戰方苦。落日殷然。作血色。噴射雲隙。小山上。高下起伏。環列十餘里。彌望皆德兵礮臺。硝烟四起。向城猛擊。城

## 行 旅 啞

似以黏土築成。防戰日久。受彈無數。勢欲傾圮。城內外公署民居。或焚或倒。烟燄未熄。瓦礫亂飛。無完全者。一兵器庫。火勢最烈。濃煙中赤舌吐。直透天半。城中亦對擊。不少退讓。一彈正中德軍火藥倉。黑霧團團如壤。山欲掀地壳而飛去。法將數人倚堞望之。作得意色。而左偏臺上一巨礮。亦受德軍爆彈。零星鐵片。雜烟塵砂石。四面迸散。礮車縱橫倒地。將士驚擾。一人中創仆。血漬衣甲。一人受轟。肢體解散。倒擲空際。數卒起地上。死駭。昇載輿中。二醫士隨之。又有無數兵士。擔土運石。犇赴碎礮處。而仰望巴黎凱旋門。屹然如故。聳立於鱗鱗萬瓦之間。一輕氣球從城中飛出。乘此者康必達氏也。去此數里。隱隱有營壘。白煙亙空如柱。想見其處亦有戰事。此圖成於名手。作圓室張之前。置一玻璃鏡。山水人物城堡屋宇之顏色形態。以至遠近高低淺深之位置。無不一一逼真。最奇者。當觀者所

倚之闌干前。草木槍礮。皆真物。而再三諦視。終不能與繪畫分別。惟怪如是惡戰。而耳不聞人馬槍礮之聲耳。

隱先生看得驚心動魄。幾如身在疆場。那朋友倒也誨人不倦。把圖中事實。照着歷史。細細的向他講。便愈覺有味。正是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隱先生今日却長了許多學問。看過這圖。再換一處。是耶穌在耶路撒冷受磔。首戴棘冠。手足釘在十字架上。慘態可掬。又是雷森比路戰狀。森林中礮火注射。連及數里。一市堡適當戰線。大火中千軍萬馬。冒死相持。流血染地。積屍成堆。比第一圖更覺可怖。二人看畢。就聯步下樓。一出門外。雨勢正盛。隱先生道。巴黎天氣。真是奇絕。下了雨。頃刻就晴。晴了。又頃刻就下雨。那朋友笑道。你敢是說夢話。這雨從我們來時。一直的下到如今。何曾晴過。我明白了。你把畫圖的青天。當做真的了。隱先生才省悟道。怪不道咱們進門前。好象

啞 旅 行

不過十二點鐘。一上樓。那太陽已落山了。正想不出是甚緣故。原來連天都是假的。當時就把爲替一事託定了他。因天雨不止。無心再往他處游玩。卽喚了馬車。分道而歸。回到廐中。山崎也回來了不多時。問他到了那裏。他道。因見天氣不佳。不敢遠行。就在近邊買了些東西。也回問隱先生。隱先生就手舞足蹈。告訴他那派腦刺瑪怎樣的奇異。你不是親眼見着。總不相信。山崎聽他說得十分熱鬧。却不曾說明派腦刺瑪是什麼東西。甚是沈悶。又曉得他脾氣。不能打斷話頭。掃他的興。耐着性子。等他演說已完。方問道。請教了你一篇大文章。還不曾曉得題目。派腦刺瑪。到底是什麼。隱笑道。你怎麼連那派腦刺瑪都不懂。就是圖畫。山崎道。說起圖畫。咱今天買得極妙的東西在此。你可要看看。比你那派腦刺瑪怎樣。隱先生就隨着他到那邊房中。他去開箱。取出一隻錦匣。放在桌上。隱先生忙去揭開。他道。手輕些。不要

碰壞了。你賠不起。揭開一看。却是幾十幅西洋裸身美人的照片。盡態極妍。栩栩欲活。隱先生道。呸。咱道是什麼珍貴物件。這般鄭重其事的。原來是野蠻表象。他口中雖則這樣說。却翻來覆去。孜孜的細看不忍釋手。山崎道。你不愛看。咱仍去放起來。不要裝甚假道學腔兒。說甚野蠻文明。咱看不論什麼事情。出諸吾們東洋國。就是野蠻。出諸歐美各國。就是文明。隱先生道。這句話狠有意思。那歐美的文明。也不過形式罷了。留心考察他社會的內容。那黑暗腐敗。過於我們東洋的甚多。這裸體畫。還是小焉者也。咱在紐約。克見那蠟入同油畫。都是這樣兒。又在英國游。那南徐奈兒伽林。及賽士庚星杜。見那古今名畫及刻像。男女都露着醜穢。初時也頗駭異。以後到處都有。連那刀柄菸管上。也細工雕琢。視爲珍品。方知這是文明國代表之一。也就數見不鮮了。山崎道。最可笑的那西婦西女。同咱們在一塊兒時。咱們偶



啞 旅 行

然不留心。或說了脚。或說了腰。這也不算甚猥褻。他們聽得。就要變色。而作以爲咱們大不敬。誰知到了那赤條條的男子裸像前。當着千人百眼。却大方得狠。流連嘆賞。毫不羞恥。文明國人的舉動。真不可測度。山崎道。咱還瞧見過許多秘戲圖。窮工極巧。教咱口中都形容不出。誰知也都照着真的。把寫真術寫出的。這巴黎地方就狠多。雖則面子上有法律嚴禁。那些貴紳貴女。都愛購他。越禁得嚴。越易得善價。只要避着警察耳目罷了。想咱們東洋的這些頑意兒。不過憑着畫師理想。點綴幾幅。哄哄純袴子弟。也還說爲鎮壓邪術之用。不料文明的西洋國。竟實事求是。直取廬山真面。你道奇不奇。兩人言下。無限感慨。又把那照片評論一番。仍收入箱中。山崎道。雨住了。今天有朋友知道咱到此地。約晚上九點鐘。到臘丁街。看跳舞。你高興。便同去。隱道左右沒甚事情。就同去見識見識。

用過晚膳。二人合坐着一部馬車。送至臘丁街。那跳舞場。名曰彪利歐。在元老院及大學堂中間。極易認識。那朋友已在門首等候。即買了三張入場券。一同進去。却是一所極大的房子。長有一町半。日以六尺爲一間。六十間爲十町。爲反。澗有半町。三面迴廊。盡設高座。一面一方室。細磚舖地。排列許多椅子。爲看客吃煙酒加非之所。中央即跳舞場。垂下的煤氣燈。共七十排。每排少至六七枝。多至二三十枝不等。另有掛在柱上的。則青紅白三色相間。甚是燦爛。到時尙早。男男女女。坐的立的走的。疏疏落。不過千餘人。自十點鐘至十二點。人數漸增。有三四千以上。如春潮初上。洶湧異常。其中男人居三分之二。一分都是女人。無不冶容靚服。光艷動人。燈光之下。越顯出玉面酥胸。纖腰高乳。長裙拖地。翩若驚鴻。或顧影徘徊。或與情人携手。喁喁小語。蹀躞往來。似誇示其同伴。少頃樂聲嘹亮。便一對對的舞起來。花冠黑帽。簇

啞

旅

行

擁成團。雖穿花蝨蝶點水蜻蜓。不足比其態度。那三位日本先生。無分入局。只有張着餓眼。咽着饞涎。坐在廊下。旁觀健羨而已。樂止舞停。男女成對。回至高座上。歡呼暢飲。添助精神。樂聲又起。又舞第二次。雖大段相同。却翻出許多新樣。山崎悄悄問那朋友道。聞得此地。都是學校。怎麼閒著這一所風流會社。那朋友笑道。君真少見多怪。這條臘丁街。小一半是學堂。大一半是尤物的巢窟。隱先生插口道。只怕是文明國感情教育上的經驗所罷。那些美人也出入場費麼。他道。男子每人收稅一法郎。女人無稅。隱問何故。他道。男人蜂蝶也。女人花也。稅蜂蝶不稅花。不稅則花愈多。蜂蝶更多。這也經濟上的巧妙手段。每一星期中。開會三次。收入却不少哩。此時會場將散。三人也就出外。分頭回寓。

隱先生連夜未得安睡。次日。起身略遲些。看表上已十一點有零。厲使送進

一封信來。外寫當日十一時。卡兒諾烏路五十號。細谷寄。拆看。係二點鐘約他到厲中。同去游覽伯色利王宮。隱先生看着那發信的時刻。甚是不解。卡兒諾烏。雖不甚遠。也有六七里路。斷沒有不到三分鐘。就會寄到。那厲使送了信來。怕有甚話。還未出去。隱就問道。這信什麼人送來的。厲使道。郵政局信面上不是有郵票麼。隱道。那郵局送信的人。可是坐火車來的。厲使笑道。巴黎市中。又沒鐵道。那裏來火車。先生。你問此何意。隱先生就把信上的時刻給他看。告以所疑。并道如不然。或者他把十字悞添了一畫。厲使道。都不對。那是歷太鉄樓拊拉麻的緣故。正要講下。忽外面有急事。連聲叫他。就忽忽的去了。隱先生正自喜粗中有細。無意中可以多得一種新知識。不料剛聽得一句。就打斷了。要問別人。又多言語不通。只得等他回來再問。偏偏厲中打發了他到別處去。吃過中膳。還未歸厲。這句話梗在心頭。難過得狠。便

## 歷 旅 行

坐不住。未至一點鐘。就換了衣服。徑到卡兒諾烏去尋細谷。昨日已經來過。不消打聽。一徑進門。上第三層樓。把呼鈴一按。却走出一個老嫗來。就問他細谷君可在裏面。他口中喃喃。不知回答些甚麼。隱先生也不管他。就想推門進去。被老嫗擋住。却伸出一隻指頭。又把左手伸出二個指頭。向隱點點頭。隱揣摩得去。大約細谷一個人在第二層樓的意思。就把手杖向下指指。老嫗搖頭道。哪 哪 又伸出來四個指頭。反反覆覆。向隱作勢。隱以爲不是二層是四層。把杖向上指指。他仍搖頭。又沈思半晌。就領着隱先生至一客室中。取出一張字紙。給他看。上寫着 十二小時。有事至公使館。少有羈留。貴客枉顧者。請畧待。是細谷親筆。方纔明白做手勢的道理。就在客室坐等。等得個不耐煩。二點鐘後。細谷才回。連聲告罪。隱先生把先刻情形說他聽。不禁捧腹。隱先生急要問那廝使所說的一句話。便道。歷的格拉。是

什麼東西。細谷茫然。反問他這句話那裏得來。他道。想來就是今天你叫他寄信與咱的。細谷思索了良久。忽笑道。你問的。只怕是歷太鉄樓拵拉麻罷。隱道。不差。是歷太鉄樓拵拉麻。到底是什麼。他道。這是巴黎新設的一種最便捷寄信法子。此法用極長的鉄管。通於各處。把管中空氣抽盡。有甚信件。只消放在小鉄筒中。又把筒放在管中。再以機器通入空氣。那鉄筒受了極大的空氣擠力。便在管中飛行。頃刻通至各處。差不多有電報那樣迅速。隱道。一封信要多少郵費呢。他道。也不甚貴。那信紙是郵局中製就的。連寄費在內。每張不過三十梯愛姆。

那伯色利王宮。須至賽丹停車場。趁一段火車。再坐鉄路馬車。約費一點鐘工夫。才抵宮前。此處爲路易十四至路易十六布爾奔皇帝累代舊居。蹕路平廣。宮牆巍煥。猶見禁城氣象。但近來雲階月地。已改爲圖畫博覽館。一人

啞

旅

行

入門。先去游玩後園。園中對着別殿。有一大池。四面純以白玉石砌就。中央聳出大理石臺。立一高大銅像。下了幾層台階。又闢一池。中置畜水機。飛瀑倒激數丈。如銀盤灑雪。左右綠陰垂幄。縱橫皆有小徑。通至林中。縱步而入。見許多古衣冠人。聳首握拳迎面挺立。嚇得隱先生幾乎倒退。細視方知是細工石像。有些已剝落。却還神彩奕奕如生。從右出林。又有一池。較前更大。此中畜水機。爲法國第一。池中飛出千百條玉龍。透過最高樹頂。法人避暑。都集於此。由是入宮。見二層高樓。前後相對。有十餘町遠近。盤盤囷囷。不知幾十萬落。正室內壁上。羅列古今名畫。大者有數十丈。小者如一葉一錢。雲霞煊染。金碧輝煌。圖中多畫法國歷史上戰功。及英雄賢哲遺像。而又以路易十四拿破侖第一事實爲最多。大有英姿爽颯來酣戰之妙。離此登樓。至路易十四寢宮。牆壁柱礎。純以美石琢成。五光十色。目爲之眩。服御之物。備

置其中。窮奢極靡。筆難罄述。最奇者。頂格及壁上。細工點綴的人物花鳥。凸凹分明。層累畢現。再三審視。確爲雕刻。以手捫之。方知亦是圖畫。卽此可見法畫精巧之一斑。隱先生不禁嘆息道。美矣茂矣。觀止矣。蔑以加矣。細谷笑道。你的眼孔太淺了。法國是美術的總匯。那圖畫博覽所。有好幾處。最大的在羅卜爾王宮及元老院間壁。此地不過單貯些戰事的畫圖。并聞普魯士軍圍巴黎時。威廉第一。據此爲行在。普國將士。見着好的畫。都任意擢去。旋爲威廉所知。極力禁止。已遺失不少。隱先生仍掉文道。雖有他畫。咱不敢請矣。咱只愛這裏不但保存美術。大可鼓動人的尙武精神。細谷亦笑着回答。他幾句文言道。君言亦大有理。日之夕矣。可出矣。

是夜。細谷就留他晚膳。同至赫必珊觀戲。那赫必珊。不過中下社會狡童蕩婦出入之所。到了隱先生眼中。已驚爲得未曾有。場中細氈遍鋪。舉步無聲。



文木椅疊連幾排。作半月形。燈如繁星。照見樓上樓下。都有抄手游廊。供人散步。玻璃天幔。至檻前階下。高高下下。都有盆花點綴。戲初開演。先有許多七八歲的小孩。坐着自轉車。或在戲臺上。或在圓桌上。爭先旋轉。矯捷如飛。既而一人登臺。取出兩個傀儡。此傀儡皆能搖頭瞬目。張口吐舌。又能互相講話。聲音甚是清亮。大家正凝神靜聽。忽然傀儡的眼耳鼻舌中。都噴出火來。就不見了。隱先生大驚道。魔術 魔術 細谷道。什麼魔術。不過電氣的作用。那說話是背後立着那人的口技。臺上忽垂下一條長繩。內場飛出一個二十餘歲的女子。赤條條不掛一絲。一手執着鐵棒。一手攀着繩。瞥眼間。已從繩上溜至場中橫架的鐵綫上。那鐵綫離地丈餘。剛在看客頭上。臺上又飛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也是赤身。追蹤至鐵綫上。一前一却。緩步往來。既而漸走漸急。至綫中間相遇。兩不肯退讓。那長女忽把少女向肩上一

抗。就大踏步。在衆人頭上。兩個人四隻脚。一上一下。又開作人々字形。走了幾次。就跳下。進場。不到五分鐘。那長女又踏着一部自轉車。把長繩拴牢。渡到鐵綫上。嚇得看客。都仰首變色。替他捏着一把汗。他却聲色不動。從容運足。在綫上進退往來。有十餘次。條如電光下注。落在臺上。人車杳然。場中喝采之聲如雷。細谷道。這美國女子。就是前年在那耶伽拉大瀑布上。懸繩飛渡的。世界盡知其名。你瞧好不好。隱先生道。好是好極了。只有一樁狠不好。一个女子。在衆人属目的地方。一些不穿什麼。還要張着股做那浪態。無恥極了。細谷道。你看錯了。他何曾赤體。不過穿着肉色貼身衣袴。遠看去。却狼象精赤。隱道。怪不得咱留心看他。那秘密所在。光蕩蕩的。沒有什麼。原來還隔着一層呢。細谷大笑道。你口中說着道學話。却在那裏極力研究風流妙處。隱先生被他說得不好意思。就看着臺上。不去理他。那臺上已換了一班。

## 歷 旅 行

東洋服色的出場。又不覺詫異。仍問細谷。他道。這一齣名曰米伽特。著名的新戲。今夜這些座客。大半爲看此戲而來。隱先生問米伽特三字之義。細谷說就是日本皇帝。隱先生就提起精神看下去。誰知毫無興味。爲什麼呢。大凡天下的事情。一失真。就不能動人感情。那些座客。都不知東洋的風俗沿革。便當這齣戲。是形容入妙。耳目一新。到了真東洋人眼中。却覺得情節支離。附會不當。全無道理。那戲又演得甚是長久。隱先生便如魏文侯聽了古樂。要打磕睡。見細谷也有些不耐煩樣子。就相呼離座。出了園門。隱先生聽得裏面還喝着連珠般的彩。便道。咱總不懂。他們到底賞識些什麼。細谷道。這叫做隔灶飯香。鄰園花艷。這戲館子。本不算上等的。我也是慕名這一齣。日本皇帝。要開開眼。所以特地約你到此。不料一場掃興。停幾天我要請你到普天下第一所唱歌場頑頑。見一見巴黎繁華的實面。才不枉你來此一

躡。隱先生問那唱歌場。在什麼地方。他道。此時毋庸告訴你。到了臨時。仍着歷太鉄樓。拊拉麻。寄信約你便了。

那一日。細谷果然寫信來。約同到那世界第一的大歌場。若要問那歌場的內容。并當日入場情形。省得在下絮述。就將隱先生的手記一篇。錄於後幅。請閱者諸君一覽。

拊蘭毒沛拉者。巴黎大唱歌場也。建築之始。凡土木丹雘圖繪雕鏤之事。募集全國良工。日夜赴役。自拏破侖三世時興工。至今日共和政府。始告成。費至五萬萬法郎以上。政府又歲助經費法郎八十萬。歌人皆隸美術省。上等者。一年纏頭金。乃至十萬十五萬。蓋法蘭西自古爲美術發生之國。不論政體之崙制共和。毋不汲汲以獎勵保護美術爲先務。演劇唱歌。卽美術之一部分。故受美術省之管理。而國中優伶。皆入官立學校。涵濡

啞

旅

行

教育。高等學級畢業。始許應世。今日立於舞臺上而享國家俸給者。靡不有赫然學士之頭銜。不得以賤工目之矣。巴黎劇場。得受政府公費扶助者。有四所。曰綏丹古迷及法蘭生。曰奧笛痕。曰奧培賴克密。其一卽穡蘭壽浦拉也。前之二者。惟以維持演劇材藝之進步爲目的。後者兼欲保存音樂及純粹之法語。而穡蘭壽浦拉。尤魁諸部。歌伶名者。亦有數百名。更迭登場。予以友招。曾一預座末。是日適栢諦獻技。栢諦者。法之秦青韓娥也。此女一出。幕座客爲滿。而入場費亦陡增倍蓰。上等客席。人須五百法郎。次亦逾百法郎。必於數日前。預購入場券。時屆。則雖擲千金。不能得一坐處。全歐洲與栢諦抗顏行者。僅有一人。曰珊蘭佩娜。余在倫敦曾見之。年已近五十。姿不過中人。然聲容手口之妙。實達極點。憶當日所演。標題曰〔蘭丹伽士克〕。歷史戲劇也。事爲一意大利女子。因所懽藏匿國事犯。

被逮下獄。悲不自勝。謁警視總監於府邸。苦求赦免。總監惑其容色。欲逼汗之。女佯諾。賺侍者出。閉門。乞總監立一手約。方握筆。女出不意。取刀刺殺之。觸燭滅。慘淡月色。入玻璃窓。照見一屍仆于地。觀者皆毛髮森豎。意女卽珊蘭爲之。曳白衣。神采如月中置雪。當受逼時。焦渴欲飲。向案取水盞。忽睹小刀。顏色頓異。背睨總監。目光如利刃。刺四座。誠神乎技矣。一時瑜亮。獨有伯諦。齒較稚於珊蘭。而後起聲價。馳騁全歐。無能軒輊。登場一度。例須法郎八千。伯諦不僅擅聲容。文學亦獨出冠時。且饒俠氣。論者又以配法國當代偉人武將軍。爲巴黎男女二傑云。聞有美國大富豪家某氏。挾萬金。求一見伯諦。初不應。黻之再三。則曰。妾事大忙。僅可晤談三十分鐘。逾限卽謝客出。同輩或毀伯諦。爲伯諦聞。大怒。携一杖。徑入其家。數其罪而杖之。臨行。語闈者曰。此杖係妾初解人事時。情人某所贈。珍藏至

今未嘗一日去手。今荷汝女主人能知妾。故不惜以此杖親其肌膚。爲莫大紀念。其豪邁處多類是。以此歲入雖多。不足供其揮霍。年事未深。破產已數回。一衣一佩。動值萬金。歌喉保險費至五十萬。餘可知矣。此夜所演曰「富華士德」本於德人祢特之著名小說。而法人克那編爲歌曲者也。其大略則一年老理學家。獨居深念。慨人生之無常。忽一惡魔至其前。百方陳說。勸其就己之宗旨。空中卽現一美女。老儒爲之心動。遂陷魔道。蒼顏白髮。變爲慘綠少年。魔引之至一女子家。隱身入內。鬪強通殷勤。是女先曾與人有密約。忽萌愧悔。方喃喃禱於神。求懺夙孽。魔與變形少年交。幾不能持。而所約者猝至。見少年大咤。少年亦嫉怒與搏。得魔陰助。遂斃此人。女子因此受謀殺嫌疑。吏拘之下獄。魔又引少年至。迫女爲歡。女是時眞性已復。怒詈堅拒。亦爲少年所殺。伯諦演此。忽而風月纏綿。鞞

紅粧而欲醉。忽而冰霜凜冽。赴白刃而如飴。觀者亦不覺笑啼并作。而神魂隨之顛倒也。演至女死。座中無不皆裂鼻酸。臺上忽起猛火。作地獄狀。魔與少年。墮落其中。一瞬皆渺。而女子則戴白玉花冠。披霓裳羽衣。瓔珞繞身。五色雲捧之。端坐作歌。冉冉升天而去。而歌聲猶繚繞滿堂也。舞臺之奇麗。不可名狀。三面平臺。皆隔爲四層。正中平臺下。有文石鋪就廣場。設椅位三四千座。遙抱舞臺。作玦形。上等平臺上。男女皆穿禮服。在座不許吸煙艸。至其建築之全體。予來僅一次。不能盡悉。約畧言之。則概以寶石爲柱。文錦設壁。豔奪人目。巧疑鬼工。樓上下純以大理石代。輒璧一片。青白紅綠之光。場口有運動場。華靡尤甚。如入孔雀屏中。椅座前。更有大運動場。礎高幾可隱人。柱粗不能合抱。矗立數十。亦全以大理石爲之。所謂美矣。茂矣。觀止矣。蔑以加矣者。其在斯乎。



啞

旅

行

隱先生從此在巴黎住下。將近十旬。終日無非挈伴游行。或覓歡場。或攬名勝。或採訪學風。體驗培材法則。或留心時事。調查行政機關。雖則舌苦三緘。居然日窮千里。巴黎雖大。可記者不過以上數事。已都見於旅行家游記中。在下止能就其稍有興味者。畧登一二。若纖悉必書。替啞先生代作日記。未免取厭。況且啞先生就要在巴黎住不得了。

那日晚上。隱先生又同朋友至罇德倫看戲。亦是有名的戲園。坐下未久。忽有人來尋那朋友。不知有甚要事。就坐着來的馬車去了。臨走時。囑隱先生在園中等他。大約不到戲散必來。隱先生此時老練多了。就安心獨坐靜看。今天演的叫做什麼「森陀利耶」一某國太子。正在妙年。看着後宮三千粉黛。沒有一個入眼。那國王就特爲他。開一極盛的夜會。預先下詔。全國年輕美貌的婦女。到那日。必須赴會。違者全家治罪。有一小家貧女。隨生父招贅。

在繼母家中。那繼母並不當他女兒看承。十分虐待。終日蓬頭垢面。操作苦工。無異下婢。卻甘心忍受。並無怨恨。此女就是戲中主腦。名曰森陀利耶。適逢國王下詔。那繼母的親生女兒。邀他同赴皇宮。他見別人都金裝玉裹。自己却纏縷如丐。不免傷心淚落。適有神女在空中經過。愛他婉淑。又憐他憔悴。就使出神通。霎時間。那森陀所穿的百結鶉衣。忽變作五銖仙服。那更換的迅速。真覺非神力不能到此。既而神女又携森陀飛行。置他在深山中。夜色昏沈。四顧無人。忽空中落下鏡臺甲帳寶輦。五光十色。照耀峯巒之間。一面重巖疊嶺。平地湧出神女數十。往來遊戲其上。源泉噴瀉。成幾道之瀑布。〔聞水係真者〕映着白色電燈。那些天仙化人。如隔着一座玲珠簾。隱先生只覺得光怪陸離。却不曉得其中關目。又不識法文。連那標題也不解。看得心癢難搔。一個人對着舞臺。只是自言自語。恰巧左首坐着一位貴女。舉

## 嗔 旅 行

止風流神情灑脫。見隱先生恁般模樣。不禁好笑。便操着英語問道。這位東洋先生。有甚不舒服。却只顧哼唧。隱先生正苦無從問津。得此一問。忙免冠致敬。就老實告訴他不識戲的悶氣。那貴女倒也不吝指教。便把這戲的名義顛末。曲爲解說。并道。上半齣不過爾爾。下去真要好看呢。此時臺上已演那王宮夜會一段。宮中丹楹刻桷。飾以明珠翠羽。窗垂錦幕。戶挂文犀。其實皆以顏色圖繪。而渲染鮮明。配合精巧。與真者無別。加以電氣燈光襯託。越顯出燦爛繽紛。覺今日皇宮。無此窮奢極欲也。少頃樂作。有古代服飾之兵士成列而出。一隊貫白銀魚鱗之甲。持黃金槊。一隊皆絳衣。而朱漆其槍。次黃色隊。次青色隊。最後黑色隊。則裝束至奇詭。以上皆步代整齊。顏色相錯。如是者凡十五六隊。其後爲宮女。盛粧炫服。手中各有所執。亦有百餘人。俄而光彩射目。湧出一隊舞女。內穿肉色衫袴。外罩銀絲薄羅。間以珠寶。一个

个明眸皓齒。高髻細腰。諸樂合作。宮女兵隊。齊聲合唱。舞女則隨着樂聲歌聲。僊僊起舞。如流鶯出樹。嬌燕爭花。歌舞未闌。那兵隊忽插入宮女隊中。宮女隊又插入舞女隊中。舞女隊亦插入兵隊中。金的銀的。珠的翠的。青的紅的。碧綠顏色的。雄糾糾的。嬌滴滴的。攪成一團。在場上運轉。令人眼光霍霍不定。旋且如對着七色太陽光綫。但覺旋成一片。分不出人物裝束。把隱先生看得如醉如痴。坐立不定。歌舞少停。那太子出來。遍閱衆芳。無一可意。却單單賞識了森陀利耶。以謂是天上仙姝。非庸姿俗艷所可彷彿。卽向前溫存款接。賞賚無算。言於國王。納爲正妃。戲已演完。那隱先生的朋友。還不見到。座客陸續散盡。隱先生只得隨着出園。一到門外。方知正在大雨。那雨已下了多時。因在裏面熱鬧所在。全不覺得。那些貴紳貴女。都坐着原車回去。就是無車的也隨便喚了一部送歸。獨有隱先生旁皇門外直着喉嚨喚車吃虧。

嘍

旅

行

了口音不清。喚了半晌，沒有人理他。那許多車兒，目睜睜看着人家坐去了。雨却越下越大。正在張皇無措，忽見背後尙剩部馬車。那車先時因怕擁擠，讓在一旁。見街上已空曠，正待開行。隱先生當是空車，拖泥帶水的趕上，把馬繮拉住。連聲道：「送咱到荷蘭杜屋潑刺。」那馬夫正要呵斥，却被車中人聽得。從車窓中探出半副雪白的臉，問道：「是東洋先生麼？」請上車，不妨。馬夫忙勒住了馬，去開了車門，請隱先生上去。他此時也不管是誰，只要有車坐，便是上車一看，原來就是同席看戲的貴女。算是三生有幸，在園中蒙他先覺後覺，指示了咱的迷途。此刻又虧他肯有車馬與朋友共，拯濟了咱的末路。心上二十四分的感激，便先告了罪，然後坐下。那貴女道：「先生，什麼沒有坐着車來？」他道：「來時是有車的，被朋友先坐去了。想不到要下大雨，貴女道：「巴黎地方，不比得貴國。天晴的日子少。」他道：「咱到這裏，十次出門，倒有九次。」

逢着大雨。咱想起來。咱是佛教國的人。到了這基督教國中。所以天不肯保佑咱。貴女笑道。天若不保佑先生。先生此時。只怕還立在戲園門口呢。他道。不差。是咱失言。咱不是早遇見了瑪利亞嗎。貴女斜覷了他一眼。低着頭道。你倒狠會說話。兩人又互通姓名。方知這貴女。是愛蝶南伯知理夫人。其夫係巴黎有名的律師。隱先生愈加欽敬。那夫人也脉脉含情。隱先生雖不敢萌甚越禮之念。心中頗爲之動。少時。車已停下。在一曲巷門口。此時雨仍未止。天陰夜黑。門口煤氣燈半明不滅。隱先生路又不熟。也辨不出什麼地方。扶着夫人下車。夫人苦留他一同進內。略行休息。就着原車送他回廬。隱先生因歸途困難。必須坐車。且不忍拂他厚意。就連聲遵命。并問伯知理先生在家否。夫人道。他公事忙。時常不歸。就歸也須一兩點鐘以後。妾因無聊。不過看些小說。或者到戲園消遣。言下頗露邑鬱之狀。那巷內甚是黑暗。又多

啞

旅

行

曲折。馬夫携車燈照着。轉過幾個彎。方至一室。室中荒涼污穢。似久無人住。夫人道。妾夫常不在家。妾又疏懶。弄得家內不成模樣。先生不要見笑。此處不堪屈坐。請上樓罷。隱唯唯。上梯至一房。侍婢開門。肅客入內。馬夫自去。看那房中。也只有幾件極舊的器具。與那女主人大不相稱。那夫人請他坐下。略談幾句。就起身道。妾暫去。就來。先生要什麼。按呼鈴。就是。那知去了半晌。還不見來。隱先生看表上。已過一點鐘。急于回去。又不可不別而行。連按呼鈴。無人答應。只得開門出房。四顧寂然。連那侍婢也不見。心上忑忑志志的。放輕脚步而走。剛走至扶梯首。忽走上一人。大喝道。什麼人。敢夤夜闖入人家內室。做甚勾當。把隱先生嚇得打躡。乍着膽把他一看。見他頭戴假髮。身穿公服。是個上流社會人物。却生得高顴鉤鼻。螺鬚滿頰。睜出一雙圓彪彪藍色眼珠。映着陰閃閃的燈光。分外可怕。此時進退兩難。只得除下帽子躬

身陪笑道。足下就是伯知理先生麼。小生因避雨。輕造尊第。實屬冒昧。望勿動怒。他道。你既知道我的名頭。你擅敢來覬覦我。你倒說得乾淨。我看你也是文明國人。豈有不經主人許可。深夜潛入人家避雨的道理。就是避雨也不能避到人家內室。隱先生急分辨道。小生本不要來。是貴夫人叫咱來的。那人聽得。把眉一揚。冷笑了一聲。就在衣袋內摸出一枝手鎗來。隱先生叫了一聲阿呀。回身要逃。四顧都無出路。那人把槍指着他咽喉。喝道。你敢動一動。就立刻取你生命。你站着聽我說。你擅入我家。已大不該。又說什麼。夫人叫你來。那不是更有曖昧之事麼。隱先生沒口子的分辨道。沒有沒有。他又喝道。不許多講。不論事之有無。總有了痕迹了。我是何等樣人。肯擔此汗名。本待一槍洩氣。因你是個外國人。姑同你下和平談判。有兩條路在此。隨你走那一條。隱先生魂才入竅。便索索抖的道。依得便依得。他道。第一條



啞

旅

行

叫警察來拘去。治你以擅入入室及污衊婦女之罪。隱道：這是使不得。請教第二條。他道：第二條却太便宜你。只罰你出金若干以贖罪。你自估量。要罰多少。隱道：情願罰金。但咱的力量。多罰是罰不起。他道：不多。不多。罰五千元。郎就是你既情願。快取出。放你回去。隱先生吐舌道：咱那裏罰得起許多。他道：讓你一千法郎可好。隱先生道：不要說千數的法郎。就是百數。都拏不出。他又瞋目。把手槍舉起。道：看你不出。這樣狡猾。我也不要你罰了。隱先生到此地位。也只得把心橫着。發狠道：你就轟死咱。也拏不出這許多。隨你把咱怎樣罷。那人聽得。把眉繃了一縷。反把手槍沈下。却一言不發。就去按呼鈴。梯上噠噠的走上兩個人來。站在隱左右。看那服飾。是廝役一流。都生得橫眉豎目。那人指着隱。噤哩咕嚕說了幾句法國話。就下樓去了。兩人也不開口。一人拉着隱先生一條臂膊。拖至一間灰塵滿壁。徽氣撲鼻的小屋中。

隨手把一塊破布把隱口塞住。就奪下他新辦的手中皮包衣上金錶。高帽。黑外套。一齊脫下。解下兩條腰帶。把隱先生如網豬一般。網個結實。丟在樓板上。一人取了衣帽皮包等。一人執燈照着。把門上鎖。徑自去了。隱先生心雖難過。却口不能言。只有閉目待死。正在昏昏沈沈間。忽聽得門外有極輕的腳聲。聞着兩人切切私語。漸見火光一亮。已開門進來。隱先生當是先時的兩人。前來了結他了。嚇得心腹亂跳。眼稍一帶。好像是兩個女人。定睛細看。果然不差。一个是愛蝶南夫人。一个是侍婢。那夫人進房。代侍婢執了燈。侍婢就俯身。先把破布掏出。又持帶來的剪刀。將繩剪斷。隱先生已網得全身麻木。掙扎不起。兩人左右扶着。他脚不點地的下樓。至一隱僻處。才立定。他正要開口。夫人忙搖手。却附耳說道。妾累先生不淺。拙夫性暴。又多疑。決意欲難為先生。妾乘此一刻機會。冒險來救。你快隨着侍婢出去。就沒事了。

## 隱 旅 行

隱先生此時。真如魔窟中遇見瑪利亞聖母。豈有不起誠信的道理。夫人說畢。携燈忽然而去。那侍婢曳着隱先生衣袖。在黑暗中東抄西轉。七高八低。不知走了多少路。好容易。隱隱見了些天光。那侍婢道。前去就通大街。我可去了。向暗中一鑽。不可復見。隱先生畧定了神。朦朧中。好像在一。片荒場上。喜得雨已不下。地上却純是泥濘。夾着瓦礫。一步一跌。甚是難走。又不知方角。身上剛剩一衫一袴。初時不甚覺冷。被野風一陣陣吹來。不禁漸漸發抖。沒奈何。只得死命前掙。偶一擡頭。忽見前面閃出燈光。大喜。登時氣力復振。急望着光奔去。不曾留意。面前有一大水窪。失足一跤。跌得身上面。都是泥水。他也不顧。爬起再奔。那光果是巷口的煤氣燈。摸出巷口。居然到了大街上。此時更漏將闌。寂無行人。却有一个巡捕。還立在街側。隱先生到此。心才入腔。就連喘帶顫的喊那巡捕。巡捕從寂靜中。驀聽得異樣的怪聲。忙回

身看時。隱先生已走上幾步。剛同巡捕打个照面。隱先生這時怎般模樣呢。露着頭。鬢起鬚髻的短髮。廠着衫。高竦欹仄的雙肩。滿面泥迹爛斑。真如深山怪物。把巡捕嚇了一跳。就問他是什麼人。爲甚弄得這般樣兒。他覺得有些不便直說。只言從戲園出來。走錯了路。遇見劫賊。巡捕忙問在何時何地。遇劫。劫去多少東西。那劫賊是甚樣兒。隱先生就把三人形狀。并搶去的物件說出。那地方因不認得。就說不出了。巡捕道。你如今從那裏來。他道。咱遇劫後。就隨腳奔逃。在那邊小巷裏逃出來。巡捕望了那巷。沈吟道。這裏面是一片瓦礫場。前去都是人家房屋。向不通行。怎樣會有劫賊。你又怎樣會奔到這裏呢。他道。咱只顧奔。連咱都不曉得怎樣會到這裏。巡捕道。且住。他劫你的東西。怎麼他不奔。倒是你奔呢。隱道。他說你不走。要殺咱膽子小。就奔。巡捕把所問的一一記在手帳上。一面叫集同夥。入巷搜看。一面問隱厲在

## 行 旅 陸

何處回去認得不認得。隱道是拊蘭杜屋潑刺。但不知怎樣走法。巡捕道。路倒不近。叫馬車送去罷。天已將明。恰好有送加非館客的回頭車經過。巡捕替他雇好。又問了姓名。說如獲刦物。當來傳你。隱先生別了巡捕。坐車回寓。在車中回想。無異做了一夜的惡夢。到寓時。雲散天青。朝曦已透。厲門乍開。下車入內。山崎正在好睡。也不去驚動。他開了自己房間。取出衣帽穿戴。開着水管。盥洗略淨。滿擬略坐一回。等山崎醒來。同他商量。不料心神一定。那全夜所受的喜樂愛戀驚怖悲哀勞乏寒冷。一齊發作起來。一納頭倒在床上。就寒熱大作。譫語不休。厲使進房。瞧見忙去通信山崎。山崎正因昨夜同隱看戲的朋友來說。他有意外事擔擱。回至戲園。戲已散場。雨又甚大。遍尋不見隱先生。到厲來問。已一點餘鐘。還未回來。兩人甚是擔心。又坐守良久。仍無消息。那朋友只得辭歸。山崎也就寢。剛在沈睡。被厲使喚醒。知道隱先

生已回來。又不知怎的害起病來。忙披上衣服。走過隔房一看。只見隱先生兩頰如火。眼睛發直。呼之不應。忽歌忽笑。忽怒忽悲。忽說什麼森陀利耶。做了王妃了。忽又喃喃私語。什麼愛蝶南夫人多情得狠。山崎正在不解。不防他在枕上直豎起來。大叫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你們拏了咱的東西。還要謀殺咱。把个山崎嚇得倒退。知他昨夜大約遇見了什麼危險。故此神經錯亂。只得大着胆上前按住。又喚厲使持些涼水來灌下。畧畧安靜。但看去病勢不淺。必須延醫。正在躊躇。那朋友也來了。他本精于醫理。就細細按了脉。道。過熱度。知是腦中驟受異樣複雜刺激。又着了風寒。故有此症。大勢却還不妨。就命厲使隨至他處。取了幾瓶藥水來。如法調服。直過了半月有餘。才漸漸全瘳。那日。山崎在厲中置酒。約了幾位朋友。替他起病。席間。他忽問山崎道。咱害病後。可曾有巡捕來問起咱。山崎因他病着。無論甚事。叮囑厲使不

要去驚動他。不知可否有什麼巡捕來過。喚厲使來問。回說沒有。他嘆口氣道。無望了。大家問他與巡捕有甚交涉。他倒也老實。雖則病後。記性仍好。便把那一夜的歷史。一五一十說出。却甚感激那位愛蝶南夫人。又替他擔憂。不知咱走後。曾否受那混賬律師的威虐。衆人聽得。又驚又笑。却有一位老于巴黎的朋友。在旁冷晒道。好個律師。好個夫人。你還在那裏感念這愛蝶南。大約你的熱病還未全癒呢。他訝道。難道愛蝶南夫人也帮着算計咱麼。那朋友道。不算計你。也不請你進去了。隱先生初時還有些不信。後來把前後情節。細細一想。方恍然大悟。便道。你的話果然有理。只不知那愛蝶南。到底是什麼樣人。那朋友道。這有甚難知。巴黎地方。像這種事情很多。有那些失敗的女工。放棄的下婢。墮落的女學生。結識那無賴爲情夫。賃居隱僻所在。天天裝飾着在那戲園酒館。加非館等處。勾引遊人。却又裝出貴女模樣。

把人勾引到家中。看去是老練的。便自認是私窩子。照例博些賣笑之資。若撞着一個軟弱粗忽可欺的。便放出良家身分。那情夫糾着羽黨。威逼恫喝。罄其所有而後已。那天你碰着的也是這一種。但他並非有心尋你。卻事有湊巧。偏偏你雇不着車。趁此機會。且下一鈞。也算你晦氣。就投在鈞上。隱先生道。照你說來。那愛蝶南可不是地獄麼。那朋友笑道。不是地獄。還是律師夫人。隱先生跌足道。你看咋不知怎樣的運命。一路上隨便到那裏。總吃那地獄的虧。那朋友不懂他這句話。逼着問他。他自悔失言。只得把大西洋輪般上加倫火車中那些故事。一一說出。衆人無不捧腹。一個口頭輕薄的。便嘲他道。隱君。你到一處。有一處地獄。若游遍全球。只怕要做那大目犍連。把一十八層地獄。都走到呢。

隱先生本同山崎約定。游過巴黎。便要到德國的柏林。奧國的維也納。意國



啞

旅

行

的羅馬。然後從瑞典、挪威、瑞士、丹馬等國。一路至彼得堡、墨司科。走西伯利亞陸路回國。已寄信使館。罄其所有。滙來數千圓旅費。藏在手包中。不料與愛蝶南夫人一席話。就移作律師府上半夜的投宿費。悉索做賦。只剩有正金銀行支店追回的爲替金八百圓。尙存着未動。僅足敷回國的盤纏。他到此地位。也就死心塌地。盼着平平安安的回去。不再作漫游世界之想了。但回國須趁法國輪船。自己不懂法語。隻身萬里。前路茫茫。初出門時。是逞着一股朝氣。雖口不能言。而心頗勇往。一從身行半天。下。經歷日多。膽子日小。不免畏首畏尾。如盲者必藉人導路。瘖者必藉人通詞。不敢再冒險。因此又羈滯下來。重託了公使館中。如有本國人回國。卽通信來約着同行。他經此一番懲創。一步都不敢亂走。花天酒地。固然絕迹。就是行政所博覽場。也懶去調查。終日在廝中。把出行以來。兩大陸的所見所聞。從頭追述。這部啞旅

行。即據此爲粉本。著書之暇。不過就近處訪友談天。或購置些零物。如是清閑自在。倒把一副風塵骯髒憂患銷磨的舊面目。調養得神彩煥然。反大勝於未病以前了。那日薄暮時分。在近處散步。走過一家零剪鋪前。就進去畧購幾種。那鋪中當櫃的。都是年輕婦女。接待買客。萬分殷勤。所以鋪中生意甚佳。幾於應接不暇。隱先生已是司空見慣。就走到櫃上。在一女子手中。隨意購了幾件用品。約七八圓之數。那女子把價算準開了帳單。隱就出十圓鈔票一張交他去找。他剛接過鈔票。忽那邊有人問話。一面答應。一面喚道。愛林。你來替這先生包紮東西。我就去找錢來。那愛林喚的一聲。走到這邊。隱先生擡眼把他一望。嚇得骨軟筋酥。也不等他包紮。也不要找頭。隨手搶了一兩件東西。望外就奔。奔至廡前。向後一望。又不敢進廡。一路遮遮掩掩。至一朋友廡門口。一溜而入。躲至深夜方敢坐車回廡。究竟隱先生爲什麼

啞

旅

行

這樣驚皇。原來他起先已遠望那愛林側形。甚是熟悉。本有些疑惑。及至對面細看。分明就是愛蝶南夫人。那得不嚇。他犇時。又彷彿有人在後追他。望去似乎頭上戴着假髮。可不是伯知理律師。暗想不要是他們打聽得咱的厲所。故此埋伏在近側。再來算計咱。因此連厲門都不敢進。那愛林及戴假髮的。果真是假律師夫婦呢。還是隱先生疑。心生鬼。草木皆兵呢。連他自己到如今也未明白。著書的更難決斷了。

回厲後。厲使送上一信。是公使館寄來的。上寫着

辰巳三郎新自德意志至此有急事即日回國厲某某街某某路第若干

號 駐法大日本公使館書記某

隱先生大喜道。巧極。咱身處危地。正苦無法隄防。一個人又不敢上路。却天賜一个好同伴來。這辰巳三郎。雖不曾見過面。想得去。他伯林克都到過必

然精通各國言語。老成練達。咱此回在路上。可叨他的光。無甚困難了。次日就由公使館書記紹介。去訪辰巳。其人神情和藹。口舌利便。看去甚是可靠。與隱先生又一見如故。他本意要長住德京。研究哲學。因得了家中母病的電報。故急欲回去。兩人就約定。次日。在泰痕拉希停車場同行。隱先生辭出。就隨路置辦些應用物件。又買了許多卷烟。法國烟艸製造由政府專利。價直甚貴。但關上烟艸稅。重於外國貨。而輕于本國貨。日本人多有烟癖。隱先生之癖尤深。因習聞法國規例。倫敦烟艸價雖賤。不敢多帶。到了巴黎。天天隨買隨吸。此番回國。一路舟車上。無此不能消遣。只得熬着貴價。多預備些。

馬賽道中

黑烟一道。直透半空。轟轟之聲。向南方飛駛。今日午前八點五十分鐘。從巴黎泰痕拉希停車場。開行至馬賽之火車也。許多列車中。有一間客室。坐着

啞

旅

行

四人上首一對。是西洋新婚夫婦。對面二人。即書中主人公啞先生。一爲同伴。伯林留學生辰巳三郎。那辰巳愁眉苦眼的。操着日本語。向隱嘆口氣道。你厭煩不厭煩。聞得要今夜十二點鐘。才到馬賽呢。最好在里昂擔擱一宵。但咱們都不通法語。必多支節。只可一徑到了馬賽。才得放心。隱道。可不是麼。這一日一夜的路上。別的都罷了。有一樁最不便的事。是不能吸菸。咱菸癮又大。熬到馬賽。可不把咱胃中的菸蟲。都餓死麼。早知如此。咱也不買那許多貴菸了。辰巳道。這話奇了。你儘吸你的菸。有那個來禁止你。隱道。你也不懂那規矩麼。這是朋友關照咱的。凡火車中有西洋女人同室。不可放屁。吐痰。吸烟。犯者爲大不敬。咱晦氣。剛坐了這間車室。有那毛唐人。日語即外國人帶着一個翁奶。日語稱普通女人不受累麼。辰巳吐舌道。虧得你早說。咱剛要想吐痰。被你一說。只得咽住了。咱肚子又不甚結實。常要放屁。這樣不可。那樣不

可。可。不是要精受一日一夜的罪麼。隱忽笑道。還不妨。咱想着了。動身時。細谷君送行。曾經說過。若坐別的列車。萬一車中有翁奶。不便吸菸。最好坐食堂車。咱當時不以爲意。那曉得這句話很有用處。正談論間。已至一處停車場。隱先生從窗中一望。見坐客紛紛下車。也有在地上運動的。也有些跳上別車。大約就是食堂車了。就拉着辰已跳下。奔至其處。果然不差。車中烟霧騰騰。人數不少。兩人隨意坐下。在皮包中取出烟卷。狠命的吸足了癮。走至內間。見排着幾張食桌。侍者過來。呈上菜單。胡亂點了幾樣食品。開了幾瓶葡萄酒。對坐小酌。此時車已開行。兩人亦微有醉意。又至外間吸菸。那辰已菸酒過度。喉中十分渴燥。想喝些清水同加非。四顧不見侍者。卻見壁上一呼鈴。旁貼一張紙條。寫的都是法文。一字不識。想來總是呼人用的。不再思索。把手向鈴上一按。只聽得悉零的一聲。這一聲不打緊。那火車正開足。

十分速力向前飛馳。呼鈴一響。就此停機。那管車的忙跳下車來。氣急敗壞。奔至食堂車上。突出兩隻灰色眼睛。四面查看。大喊道。什麼人。爲什麼事。發這非常電信。

原來那食堂車中壁上設呼鈴處。上面明明寫着。

此呼鐸能通非常電信。爲車中有意外大變警報之用。如有濫用一次者。罰金一百法郎克。車長預告

那車長一頭查問。一頭把那預告申說。兩位日本紳士至此。方知又闖了禍。只苦車上沒有地洞可鑽。查來查去。有幾個人目擊辰已動手。衆證確鑿。無可抵賴。又有口不能申辯。只得如數罰金。衆人視綫。都射在這兩人身上。便有些存身不住。辰已向隱先生使個眼色。一同飛下食堂車。這一場大鬧。早弄得列車上座客。無人不知。那些貴紳貴女見兩人下車。都從車窗中伸出

頭來。嘴裏喊道。看看。看那混賬日本人。二人面皮雖老也羞得抱頭鼠竄。溜到原車上。耶毛唐人同翁奶已無蹤跡。知是在停車場下車他去了。辰已就埋怨隱性急。肯稍等一刻。就不會到食堂車上鬧這亂子。隱先生道。咱不來怪你。你反怪咱了。咱又不是神仙。會預知那毛唐人就要去。又預知你要按那呼鈴。你出了醜。連咱都沒臉。還好意思怪咱。辰已道。一百法郎克。是咱一個人晦氣。隱道。你闖禍。自然罰你。斷無連坐同伴的道理。況且這一點兒。也算不得什麼。不瞞你說。咱同山崎在加倫火車中撒了一場溺。咱出了四百圓大金。他出了直幾十磅的一隻金錶咧。

火車加足速度。重復開行。六點鐘後。車至里昂。停二十分鐘。就開。二人在車中相繼睡着。被人聲喧醒。覺車又停下。不知是何處車場。探首外望。夜色昏沉。看不出什麼。取時表一驗。已抵十二點鐘。不知不覺。早到馬賽了。各人提



了手鞞。隨衆下車。走進車場。電燈燦然。照見場上馬車百數十部。又有許多客廡中接客的。那些車客。携了行李。紛紛坐着馬車。接客的照呼着。四散馳去。兩位日本紳士。預先在巴黎。打聽得此地一家妥當客廡。記在手簿上。即取出映着電燈的光。逐字讀去。一吹一唱。放出那怪聲怪調道。奧——的——而圖——西歐——轉——而東。邊喊到西邊。場前喊到場後。沒有一個人理他。場上人跡漸稀。辰巳發極道。那家客廡中。沒有接客的。在這裏。咱們人生路不熟。到何處投宿呢。隱道還是喚部馬車送去。那家客廡。諒來馬夫總認得的。阿呀。車多去盡了。這便怎處。正在喧譁。忽背後走出三個人。看那服飾。都極體面。一人先上前。向着二人。脫帽致敬。口中啾啾唧唧說着。法國話。隱與辰巳。一字不解。只對他呆看。又走上一人。也行了禮。却操着英語道。二位先生。貴國可是日本。二人答道。是的。他道。火車上辛苦了。今夜投宿在那一家。

隱先生急問你可是那家客厲的手代。日語即接客者那人笑道不是。我們因知道二位先生坐火車至此。特求一見。隱先生狠覺奇怪。向辰已耳語道。這幾個人來得蹊蹺。不要是拐子。辰已道。理他則甚。咱們投宿要緊。又直着喉嚨喊那客厲的牌號。仍無人答應。那操英語的人笑道。這般喊法。喊到明天都沒有有人來。我來代勞罷。就高聲道。奧的特衰尼。頃刻就有一个手代樣子的人。引着一部馬車。飛奔前來。那人就分付他道。這兩位日本先生。要在你厲中投宿。你好生伺候。那手代就請二人上車。隱先生私問辰已道。你看怪不怪。這車上得麼。辰已道。咱看去總有些邪氣。但咱們不能死守在停車場。只得冒一冒險。大家留心些就是了。就別了三人上車。那車穿過曲曲折折的峻坂。才至街上。此時已入深夜。但見路燈閃爍。絕無人影。辰已道。看這光景。有些不妙。不知此處到底是什麼地方。隱道。不是拐子。定是強盜。這手

## 隱 旅 行

代車夫大約都是同黨。你帶手槍麼。咱們須及早防備。議論未決。那馬車已停在一家門前。二人還不敢下車。隱先生先從車窗中一望。只見一所極高大的五層樓玻璃門上。大書 奧的特衰尼 字樣。登時變愁爲喜。提高一調向辰已道。放心放心。那客廡到了。咱們下車罷。那手代早已跳下車首。立在門口等候。就領着二人。至第四層一間極寬廠的客房中。中央點着花煤氣燈。床帳椅桌。無不精麗。二人喜出望外。搖頭播腦。靠在安樂椅中。辰已道。咱看起來。這客廡就在巴黎。也可列在上等。隱先生道。照這排場。飲食也一定精美。咱們何不先弄些點心來喫喫。什麼不見有僕歐來。辰已道。這室內總有電鈴。去叫他來就是。隱先生笑道。咱可不敢。罰不起一百法郎克。辰已道。你不要取笑咱。那個人沒有失錯。這客廡中的呼鈴。斷不會有什麼非常警報……詞未畢。聽得門上彈指聲。隱便道。僕歐來了。用不着什麼非常電

報了。開門一看。陸續走進幾個人。把他同辰巳都驚得目瞪口呆。原來就是停車場上遇見的那個會英語的。先上前同二人握手。笑嘻嘻的道。先刻失敬得狠。因見二位道途辛苦。未及細細領教。請問二位。可是從巴黎來。隱道不差。他又道。失敬。失敬。要冒昧請教二位貴姓尊名。隱道。咱叫隱太郎。他是辰巳三郎。那人就在衣袋中掏出一本手簿。把鉛筆記上。却又眼睛鵪鶉綠綠的。看着二人的臉。含笑。道。小生還有話煩瀆。今日二位在食堂車中受驚一事的備細根由。請一一賜教。辰巳一聽。暗道。這話更問得奇怪。什麼火車中罰金一事。此地多曉得了。還是先刻一次的罰金不算。他們再要來罰咱麼。心中懷着鬼胎。不敢則聲。那隱先生却不管什麼。他的脾氣。又往往燈臺不照自身。專喜講別人的笑話。便指手畫腳的。把那事從頭至尾。說個不了。他說一句。那進來的三個人。都執着筆。在手簿上記一句。不覺詫異。

囉

旅

行

道。你們三位是鐵路公司的執事麼。那人道。非也。小生等都在報館中効勞。因先時在里昂途中火車上。知有一件非常電報。必備得其實。故特來拜見尊顏。那一位是里昂某某報館特別通信者。這一位是巴黎某新聞社社員。小生亦廁名倫敦某報館。偶然到此。承教承教。驚動驚動。一路平安。再圖後會。世故了幾句。就同着那二人。興忽忽的去了。辰巳恨得牙癢癢的。指着隱數說道。你這人狠混帳。就少說了幾句。也不當你啞子買掉。爲什麼傾筐倒篋。不留一些餘地。被這班人聽得去。明日各處新聞紙上。登得淋漓盡致。咱丟了臉。那同咱在一起的。也不見得有甚榮耀。隱先生道。你總是瞎埋怨人。咱那裏曉得這三個東西。是報館訪事人。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就是咱一个字不提。他們同車來的。也早知道。不見得新聞紙上就肯放過你。辰巳道。你不要嘴硬。咱不過誤按呼鈴。罰掉了幾個錢。也沒有什麼大

無道。比着那火車中對着女人撒尿。晚上看戲。被人家捆起來。還出那整千整百罰金的。總冠冕些。便宜些。咱明日要把你游歷英法一路的歷史。序述出來。通信各地報館。一天一天的登上去。看你還敢揭人家的短處麼。隱先生道。新聞紙。是要登新事情的。咱的歷史。已過去了。不配登新聞紙。辰巳道。再不然。咱彙齊了你的旅行事實。編一部通俗小說。把你這副醜嘴臉。活寫出來。人家自然愛看。只怕風行一時。連外國都要翻譯得去。那時才出咱今日的氣。隱先生道。能殼這樣。咱的名兒。倒可永遠不朽了。只太便宜了你。辰巳道。便宜咱什麼。隱先生道。那部小說。既照事實錄。編到咱巴黎動身以後。你這東西。自然附咱的驢尾而傳了。豈不便宜麼。

地中海紅海

翌日。適逢美賽奇利公司飛腳船出港。二人先去置辦些船上應用的物件。

## 行 旅 啞

起身甚早。就隨意在左近散步。此處街市的規模。雖較之巴黎。不免帶些村氣。却是歐洲人阿非利加人東洋人的交叉線。黃白櫻黑各種。龍蛇混雜。到處都有。二人兜抄了一遍。回至廊中。喫過早膳。喚了一部馬車。攜着行李什物。馳至公司碼頭。見極大的棧房中。箱籠物件。堆積如山。那些貴紳貴女。行的送的。不計其數。那公司輪船。早在海中下碇。徐徐運動。傍着棧橋。衆客爭先上船。如羣蟻附葉。隱先生出門後。一向鬧紳士闊排場。在那太平洋大西洋航海。都坐的上等船室。此番旅費拮据。凡百從儉。并聞得法國飛腳船的中等客室。起居供奉。也還舒服。就同辰已買了中等船票。那中等室。一間中設四張客舖。喜得此次搭客不多。室中並無他客。二人甚是自由。四點半鐘。一聲號礮。大船漸離棧橋。船客皆出立船頭。倚着鉄闌。棧橋上數百送行的人。各對着自己親友。互揮手巾。下惜別之淚。隱先生又掉文道。人生黯然銷

魂者。別而已。東洋西洋。此心同。此情同。辰巳道。這是常事。你去管人家。則甚。你快來看。同這船一般大的輪船。排列在那邊的。共有多少。隱先生約畧一數。有三四十艘。旗上都標着歐歐姆二字。可見這公司的資本不小。此時船已橫過港口。進地中海。南方阿非利加大陸。滅沒於蒼茫烟水中。左舷當法國海岸。羣山隨隱舟現。如送東行之客。此時正在十二月杪。巴黎已滴水成冰。今在船上。天晴日朗。海風不寒。波平如席。但聞機器運轉之聲。絕不簸蕩。船客在甲板。游覽未已。船中呼鈴聲響。報開晚膳。就陸續下艙。兩位日本紳士。枵腹已久。正在思食。急隨着衆人。奔進餐室。隨意就坐。室中約有三十餘人。從事務員至僕歐。皆操法話。男女客人。圍着食桌。高談闊論。密語低言。也沒有一個不是法話。兩人只是呆着臉對看。隱先生道。完了。完了。這船要航海四十多天。這個啞吧子。倒不容易當呢。辰巳道。這也沒法。只要有能說英



話的人在內就好了。二人正在商酌。忽一个僕歐。走至面前。大聲道。哀奶搭。太苦殺叻。太賠落。日語貴君當澤山喰澤山多也二人倒被他一嚇。却喜出望外道。你日本語。都會說麼。他道。都會。我是老日本。不多時。去捧一大盆雞肉來。放在二人面前道。

四時美滑。油綠西衣客耐。雀宜否辰巳大笑道。好渾賬。泥滑禿梨家禽都不識。當做四時美。虧他還說是老日本呢。

船離大陸漸遠。風浪漸大。衆客除赴滄外。皆潛居不出。經過幾日。漸漸習慣。顛簸。仍朝夕至甲板運動。或聚在滄間吸烟室談天。衆中有一瑞士國人。却通英語。同隱先生投機。長途得此。頗不寂莫。此日天無片雲。海面甚平靜。衆人都出外倚欄眺望。見前面岡陵起伏。上有人家。知已到了亞歷山大港。輪船緩緩的轉入港內。那港左。有石提如長蛇。蜿蜒浮出海濱。右邊高阜。連綿

十數里。地質白如珂雪。處處有樓閣聳出者。則歐人所居也。灣內軍艦商艦。大小船隻。停泊無數。船才進港。便有許多小舟。如落葉浮水。四面紛紛。向本船飛划而至。每舟有土人三四名。無不頭纏紅布。身穿臃腫窄袖衣。那面色。有深黑如墨者。有機色者。有深紫色者。本船尙未泊定。那些小舟。已出沒波濤中。圍攏上來。爭先握着舷上的繩。揉緣而上。從各處懸梯。闖入艙中。僕歐等呵斥不住。早衝至船客身旁。操着不規則的英語法語。亂嚷道。先生們。不上岸瞧瞧麼。有的道。買菸艸呵。買海樓府照片呵。船中鬧成一片。船客討厭。叫水手來驅逐。暫去復來。無異鮑肆夏日之蠅。隱先生見衆客都預備登岸。便道。辰巳君。開船狠有些時候。咱們也上去瞧瞧罷。待咱去招瑞士朋友同去。一切便些。不料多人混雜。那朋友竟無招處。却走上一個紅頭黑面的人。嘈嘈的說道。本船五點鐘。就要開行。不早些上去。要來不及游玩。又取出兩

## 行 旅 記

片硬紙。叫兩人瞧。那紙上是日本文。一片寫着。此猿面的男引導甚出力。因付與保證書。年月日同行五人。一片上是。余得此大馬鹿。日語謂獸子也野郎引導。遊歷山港。京都飄萍生。兩人看着好笑。但要上岸。不可無引導的人。人就點頭示意。那人就先至懸梯邊立等。兩人隨來。見下面繫着五六條小船。正在那裏搶載船客。船身亂擺。水波飛濺。嚇得二人不敢下去。那引導的道。不要緊。就先跳在一隻舟上。分開衆人。請二人下去。渡到海岸上陸。又見岸上列着無數像雞棲豕圈的馬車。馬夫也多是土人。滿口招攬搭客。把路都塞斷。二人只得檢空處穿過。却有幾十個馬夫。跟在背後。扯衣捉臂。強請上車。弄得二人不知所謂。那引導的笑道。前去路甚不好走。先生們也不能步行。這個車夫。是我的好友。坐他的車兒。最妥當不過。車價也便宜。他說着。也不管二人答應不答應。就叫放車過來。自己對車首一跳。同車夫先並坐。

了。二人氣得白瞪着眼。但既上岸。不能不要他引導。只得忍着氣。上了那污穢不堪的車兒。向前開行。在車中細看歷山港的風景。先時在海中所見極氣概的樓閣。行至近邊。却不堪屬目。墁污剝落。上穿旁漏。有些已牆坍壁倒。這還是大街上西洋人的店舖。那小巷中土人所居。則湫隘臭穢。一間中混居多人。真與畜生道無異。大街路亦狹窄。行人大半跣足。泥垢滿身。男子紅布纏頭。女人則長巾披首。從鼻至眉。掛一圓銅片。那加非店却不少。進進出出。許多奇形怪狀的人物。又如地獄道中。一羣惡鬼。二人剛從倫敦巴黎伯林來此。也可算得耳目一新。辰巳道。這歷山港也是有名的地方。什麼弄得這般景象。隱先生道。從前此港。爲西洋至東洋的衝要。自開了蘇夷士河。形勢一變。又逢着那埃及政府。誤借外債。陷國民於慘域。以致桑田滄海。華屋山邱。前車可鑒。東洋的來軫。殊足寒心。二人正攀今吊古。相對嘆息。那馬車

## 行 旅 嘔

忽停。引導者早在車首飛下。走至一家門內。把手招招。也只得下車進去。却是一所小小酒店。二人口中正渴。倒也用得着。就坐下。吃了幾杯啤酒。便問那引導的。再往何處。却揚着臉不荅應。隱先生取表一看。已近五點鐘。忙催辰已上車。那引導的。向馬夫丟个眼色。便向前合詞道。先生們要回去。請把那馬車錢酒錢引路錢。先一起算清。省得到船上擔誤時刻。問他共該多少。他把指一掄道。一起在內。一百法郎克。隱先生直跳起來道。什麼要一百法郎。混賬極了。他就接口道。混賬呵。不算清賬。看你們怎樣回船。一句話就把兩人嚇得敢怒而不敢言。那大金都在船上。身邊所帶。拼湊起來。不過四五十法郎。只得軟語央他。先儘數收去。到船上找足。他荅應了。馬夫又作難起來。再許他加二十法郎。才肯送他們回去。二人忍了一肚子的氣。坐車回至港口。見飛脚船已吐黑烟。汽笛嗚嗚初響。忙跳下馬車。奔至小船上。那引導

的追到背後。一手一個拉住。嚷道。好不要臉。欠着錢想逃掉。隱先生已火透頂門。也回身把他扭住。辰巳挈着動手。一面揮拳。一面罵道。大泥棒。日語猶俗言流氓那引導的見雙拳不敵四手。就撮着黑脣。條裂一叫。登時驚動那些小船上同夥。都擎着木篙。四面趕上。把兩人圍在垓心。兩人嚇得魂飛魄散。只有極聲大喊救命。正在危急間。喜得五行有救。岸上潑刺刺飛到一部馬車。車中下來三個西洋人。中有那隱先生的瑞士國朋友。聽得喧鬧。忙奔前一看。即跳到小船上。連聲喝住。問起起釁情由。隱先生就照直告訴他。他把引導的罵了幾句。就押着把二人好好的送上大船。這引導的。見是西洋人。就軟了半截。却還睜着眼對了二人。罵道。你說人家泥棒。自己賴了錢不付。才是真正泥棒。隱先生仗着西洋人的勢。便要打他。却是西洋人勸住道。這種人。你也犯不着同他這樣。二人回至大船。那引導的心不甘服。在岸上領

着一羣人。指着大船亂罵。又拾取石子土塊。如飛蝗般向這邊擲來。恰巧一個西洋人。坐着小船。要渡至大船上。頭上中了一下石子。把帽都打歪。又濺了半身的水。西洋人大怒。跳至岸上。舉起手杖。把那引導的沒頭沒臉亂打。纔把一羣泥棒都打散了。二人在船上看着。撫掌稱快。

飛脚船離了歷山港。向東開行。一夜安睡。忽被轆轤運轉之聲驚醒。始知已到蘇彝士河口。下碇於綳德山大海岸。舡下傍着數十隻小船。都裝載石炭。用起重機運入大船內。岸上有人家七八戶。都是三四層木造的房屋。看板上多記以英文。港內停泊的許多輪船。也多扯着英國旗號。二人出至甲板上。又有許多紅頭黑人。持着照片寶石等。到船上求售。隱先生見那珊瑚鈕子。顏色甚好。就呼住問價。却每副只索三法郎克。一想。這鈕子在日本。極賤的價。也要賣到三四十法郎。不料此地這樣便宜。何不多帶些回去。至少也

有十倍之利。就一起買了二三十副。辰巳見着眼紅。也買了許多。誰知這一買。却引得四面的紅頭人。如羣螳附羶。都聚到兩人身傍。這個道。這駝鳥毛。價十法郎。你多買些。那個道。這埃及赤頭巾。價只三法郎。你買了罷。登時兩人前後左右。開了幾月活雜貨店。因為西洋人中。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買客。難得今日遇着。大家都要在他二人身上。發個利市。你一言。我一言。逼得二人沒法。只得溜之乎也。恰與瑞士朋友撞見。見二人手持着許多珊瑚鈕。便道。倒買得不少。什麼價錢。隱道。三法郎一副。便宜不便宜。他笑道。你吃虧了。我一法郎買二十副。還嫌他貴呢。隱吐舌道。那有這種賤價。他道。是假的。值什麼錢。二人方知又上了黑面孔的當。只得垂頭喪氣。回至船室。船在此處。不過暫停。逾十分鐘。起碇徐進。那蘇彝士河。兩岸相去。不到一町。大船不許並行。一路無灣泊所。岸上立標建旗。示往來的信號。若那邊有船開來。這邊



## · 歷 · 旅 · 行

須下碇。等他出了這河。才可開行。這邊有船開去。也是一例。又船過此河。不許用十分速力。所以進行極緩。四顧蒼茫。不見一山。却有波濤起伏之狀。遠及百餘里。隱先生指着道。那邊有海。這船爲什麼不走。却在這狹溝裏。受那悶氣。辰巳道。大約那海中多暗礁。不便走罷。就去取千里鏡來一望。却不是海。是一片大沙漠。那沙漠中。却有碧澄澄的顏色。看不情是什麼。去問瑞士朋友。方知是一大湖。地球上。有此特別現象。所以揣測不出了。一月以前。地中海北風頗冷。海島中。時見戴雪之山。一進蘇彝士河。沙風散熱。便似盛夏的氣候。二人晚膳後。至甲板乘涼。辰巳道。你的夏衣。放在手邊。已換上了。咱却歸入大皮箱中。託船上收藏。不便更換。要熱死了。隱道。這有什麼不便。你去招管藏物艙的事務員。教他取出皮箱就是了。快去。再遲一回。藏物艙要上鎖了。這樣天氣。還能穿冬服麼。辰巳就忽忽而去。少時。日沒於沙漠中。

兩岸處處。點着紅色青色之燈。輪船頭上。却揭一盞大電氣燈。在水中互相映射。一上一下。湧出六輪華月。隱先生看着。甚覺有趣。看至七點鐘後。還不見辰巳出來。想他又不知在那處船室中去長談了。等至更深。就回已室。仍無辰巳形蹤。不免有些奇怪。就喚僕歐。差他去問管藏物艙事務員。回說藏物艙早已鎖閉。並不會來取皮箱。隱先生也得不發極。就同僕歐。各處去問那瑞士朋友。得了此信。也過來相挈搜尋。少頃。事務長也曉得了。打發許多人。從上下中三等室。極力細查。仍不見些影兒。此時全船皆知。那些船客。紛紛議論道。船上不見了一個日本人。是那一個。就是身材瑣小。有兩撇小鬚子的。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六點鐘時。還見他在甲板上運動。到底那裏去了。大約失足落水了。大海中不失足。倒失足在狹河裏。我看不是失足。是自盡。這還有理。但他爲什麼要自盡呢。我聞得那人。是破產

## 歷 旅 行

出來游歷。一路上狠不得意。錢又用罄。到這裏。忽想到無面目可回去。一時短見。就自盡了。他們只是瞎猜。只苦了那隱先生。尋了大半夜。沒奈何。回至船室。那裏還睡得着。呆呆的坐至天明。畧畧盥洗。已過八點鐘。船行甚穩。窻中望見童山前峙。人家隱現海雲之中。此時食堂中。已有多人聚飲咖啡。隱先生亦摩挲倦眼。走入。倚在桌上發悶。那瑞士朋友。上前來問辰巳君有麼。他搖頭嘆氣道。無望的了。一定死在水中了。瑞士朋友。正要用言安慰。忽然履聲鞞鞞。走進一個人來。顏色焦黃。汗流滿面。你道是誰。原來就是大海撈針無覓處的辰巳君。隱先生還當是眼花。子細一看。果然不差。便問他到底躲在那裏。昨夜因爲尋你。吵鬧了一夜。你知道不知道。辰巳一頭把手巾揩汗。一頭喘噓噓的說道。不要說起。總是咱倒運。昨晚遵你指教。到藏物艙。那事務員不見。艙的上蓋。却開着。咱就下了梯子。走到艙中。要去開箱。只聽

得頭上拍拍的幾響。有人在那裏閉鎖上蓋。咱忙喊不要閉不要閉。那曉得被汽機聲音所亂。上面全不聽得。竟鎖着去了。阿唷。咱閉在艙中又暗又熱。竟如上了蒸籠。蒸得咱幾乎氣絕。最苦的又要大小便。隱先生駭且笑道。卻是虧你了。後來怎樣呢。他道。咱沒法。只得就在艙中了事。隱道。你自己有東西在那裏。不污穢麼。他道。這時候。還管什麼污穢不污穢。幸得這地方夜短。今晨他們把咱開了出來。那艙中的污穢。他們雖則縐眉。也曉得不能怪咱。就叫人收拾乾淨了。

船從蘇夷士河。進了紅海。右岸是阿非利加。左岸是阿刺伯。兩邊相距。遠者百餘里。近者二三十里。山嶺起伏。如駱駝成羣。彌望皆白砂。不見一些樹木。海中無風。向南而進。天氣愈熱。船客在白晝。甲板上張着天幔。放着椅子。閒坐。坐至深夜。才回船室。出蘇夷士河五日。漸近陸地。童山如浪。湧出海濱。又

臨

旅

行

見有許多島嶼。日中時。入亞丁港。此港爲印度洋入紅海之咽喉。故雖天氣溽暑。地質不毛。英人占取之。陸築礮臺。水泊軍艦。以備緩急。半島如象鼻。突出海上。成一大港。距陸五六里。有一大島遮風。海水甚深。無論如何大船。皆可停泊。本船即下旋港內。烈日射水。光綫反射至甲板上。船客無不瞑眩。土人泛小舟賣物。也與歷山港蘇夷士河口相似。但面色愈黑耳。小兒數十名。棹獨木舟。皆白齒赤髮。全身漆黑。衝波至大船旁。仰首大呼。船客憑欄。以小銀錢投於水中。黑童爭先沒入。少頃。口銜銀錢出。仍伸手號呼。求客再投。或在水面相鬪。或潛水中。一手出水面。或覆他人所乘小舟。以博船客之喝。采辰已道。這些小黑鬼。不知是人是魚。練得在水中如在空氣中。隱先生道。咱看去。像個黑蝦蟆精。倒也好頑。你借幾個法郎與咱。引那黑蝦蟆張口。辰已就隨手取一錢交他。他一擲。未到水中。已被一個張口銜住。他道。再來。再來。

辰巳又取一錢付他。這一擲就有三四个爭前搶奪。攪得水如雪湧。他道：這回好頑。一个銅圓害他們打得落花流水。再來再來。辰巳又付他。他仍擲下。卻有二三十個來搶了。他道：這蝦蟇不識貨。那邊銀錢不搶。却搶銅圓。辰巳猛然省悟。在衣袋中一檢。点。大叫道：不好了。七十法郎丟掉了。隱忙問什麼。他道：咱不留心。誤拿了三个金圓。每个值二十法郎。幸得就覺着。不然就糟透了。隱道：咱還當是銅圓咧。他道：那黑蝦蟇比你識貨多了。

那飛脚船。須停泊至十點鐘。才開行。同船的西洋人已大半登岸。兩位日本紳士。在歷山港吃了大虧。頗有戒心。無奈船上暑氣。實在難受。最好至陸地散散。等到紅日西傾。就決議。喚一隻小船過來。黑奴五人操槳。不到三十分鐘。已送至海岸。見岸上許多馬車歇着。馬夫招攬道：先生們。來來。你要逛畜水池。或至別處。我都能引領。兩人那敢荅應。只望着西洋人的後跟。飛步前

進。繞過童山。越過礮臺。見歐人住屋。都是二層樓。四面開着長窓。以便通風。那小屋大半是加非店。土人有拉馬車的。有賣駝鳥毛的假寶石的。街上甚是擁擠。身上多用各色綿布。披一片。纏一條。狠像和尚的袈裟。最下等者。全身精赤。僅以片布蔽下體。隱先生道。什麼不曾見一個女人。辰巳道。這裏大約是純陽之國。隱道。不對。因為外國人來的多。大半是色鬼。那黑美人生得太嬌艷。怕人調戲他。不敢出來。又走了百餘步。見土人住屋。屋面及窗壁。都用泥塗。一排數十間。如矮廊樣子。每間不及方丈。却住着四五人。辰巳笑指道。那邊窗中。不是一個黑美人麼。見了咱們害羞。躲過了。隱先生走至窗口一望。美人不曾見着。却被一股氣味衝出。幾乎翻胃。忙掩鼻而逃。仍至大街上。見一所客廡。却有西洋風。就進至樓上。同船的西洋人。有好幾個在座。或吸菸。或飲酒。見二人進來。大家招呼。二人檢一空桌坐下。辰巳道。天氣真熱。

得利害。走了不多路。口中已乾燥欲裂。咱們不吃酒罷。吃了越發熱。還是弄些涼水來喝。隱先生道。狠好。咱也渴得狠。就喚侍者取涼水來。少頃。取來兩隻酒杯。注着七八分的清水。二人一飲而盡。又叫他添來。每人喝了三杯。那杯太小。渴仍未解。正要再喝。見西洋人已紛紛下樓。怕回船迷路。就立起跟着同走。却被侍者喊住。隱先生就摸出一個法郎。丟在桌上。咕嚕道。喝了口水。都要索錢。真正笑話。咱們好在不計較這些。便宜你拿去罷。侍者道。先生不彀。隱道。一法還不彀麼。有這樣的貴水。侍者道。這是什麼地方。水怎得不貴。隱聽他這話也近理。又不曉得他要多少。暗想照酒價加了一倍。總可以了。就再摸出一法。侍者還說不彀。又添一法。才不爭了。原來亞丁高山平地。純是砂礫。無艸木。無河流。掘地數丈。不能得一滴之水。四時皆如三伏。一年內下雨不過一二次。故最缺乏者是水。前年英國人興一大工。在山谷間



築一高隄。儲蓄雨水。不洩一滴。水或腐敗污穢。則有水門放出。從沙中屢次通過。即復清潔。以供飲用。因工成所費不貲。故水價亦極高。二位日本先生。不知就裏。任意牛飲。自然要破財了。

科倫埔即錫蘭至西貢

行 旅 嘔

一出亞丁。四面汪洋。但見雲水。印度洋波濤甚靜。海風送涼。暑氣漸殺。船客運動之餘。相聚彈棋爲樂。以遣厭倦。夜則在食堂鼓皮阿諾。風琴又男女携手跳舞。上中等船客。無不交接。十九成相識。行六日。一點鐘時。青山一髮忽露。知科倫埔近矣。渺渺海程。悠悠長日。衆客如久困得釋。各持遠鏡窺望。惟恨船行之緩。時當正月中旬。溫帶地方。正霜雪蔽野。草枯木落。而此處海岸。則樹木鬱葱。白壁青瓦。隱約其間。碼頭突起。波上如渴蛟赴飲。港內泊船無數。亦半揭英旗。船一下碇。暑氣又熾。二人隨着西洋人。乘小輪船登岸。去訪

釋迦寺。柱子園等名勝。傍晚將回船。在路上閒談。辰巳道。此處人力車不少。多是支那人拉車。見之令人頓生鄉思。人力車即東洋車却不見有日本人。隱道。咱想得一事了。在巴黎時。聞道此地有日本出稼女。如中國之種客田者開着日本館子。狠可去嘗嘗鄉味。辰巳道。妙。妙。你何不早言。就喚兩部人力車。說送到日本料理屋。食館。車夫似不甚解。便道。就是日本女人開的鋪子。他始點頭。曳着二人。離了大街。穿過棕欄林。至一荒落處。土室前。停下道。到了。辰巳道。什麼。這般齷齪。隱道。生意諒必不佳。你看沒有一個吃客。姑下車向門內望望。却走出三四个女人來。頭髮却是黑的。身上粗蠢洋服。都是面目擁腫。隱問道。你們是日本人麼。那女人瞠目不解。只得再操英語問他。他道。是葡萄牙人。說畢。就一齊動手。要拉二人進去。一近身。臭氣觸鼻。忙逃至車上。叫車夫快走。車夫也不再問。只管曳着前奔。又奔至一條小巷中。歇下。却走出幾個黑

陸

旅

行

面女人。是此地土產。嚇得二人退避不迭。就埋怨車夫道。叫你送到日本女人所在。什麼這般胡鬧。車夫道。日本不日本。我不知道。你們要女人鋪子。這兩處都狠好。辰巳道。這樣下作地方。虧你還說他好。車夫笑道。先生們不要動氣。我看二位的面色。大約是非洲人。只可在這等地方頑頑。那上等姑娘的屋子。只怕不配進去呢。把二人氣得昏頭搭腦。隱就罵道。你瞎了眼了。把咱們當作黑鬼。咱們都是日本上等紳士。那面色是在印度洋中曬黑的。你也不細細看看。就放這樣的臭屁。辰巳道。這種人同他理論什麼。時候已不早。咱們不如回去罷。回至船上。那搭客有小半。從此地上岸赴印度。船上登時冷靜了許多。船仍向東。三日。至蘇門荅刺灣。左爲英領之馬來半島。右則荷蘭屬之蘇門島也。此海峽中。暑氣如焚。海雲彌天。日成黃色。吹來之風。皆挾熱氣。海水宛如沸湯。次日。午前。至新加坡。此係英屬之東洋一大港。街道

清潔。有三分西洋人。七分中國人。街上真有日本料理屋。半月街上又有日本遊女屋。即妓館。這一天。二人上岸。却多樂趣。明日日中。開行。入支那海。風浪甚惡。行一日餘。至西貢口。泊于島側。次日黎明。彎入一大河。河流屈折如帶。闊處十五六町。狹處僅四五町。水挾泥質。作黃色。兩岸多樹木。一望平野無際。則稻田也。此處一年中可收穫三四度。不必力耕。旋收旋長。二三月已成熟。日本所稱南京米。即產于此。田間到處棕櫚成林。林側多棕葉所緝之小屋。河中漁舟往來。愈進河身愈狹。樓閣多臨水。輪船下棹者甚多。本船即泊于美賽奇利公司之前。檣上高揭歐歐姆旗號。前邊也同樣泊着一船。聞是從日本開來。昨夜進港的。船客都集于甲板上。二人憑欄觀望。忽前船羣中立出一日本人。向二人說帽致敬。問道。二位從那裏回來。咱德國。咱英國。那人道。先生在英國。可知道有一个隱太郎。怎樣死在蘇格蘭。此時

## 行 旅 歷

前船已在那裏轉動。交肩行過時。隱就高聲道。你爲甚問那隱太郎。他的死信。怕不確罷。那人道。因他家中得了他的死信。不勝悲痛……那船已行過。不甚聽得清楚。只聽得。僕此回至英國。他的家眷……船已如飛去了。隱先生只是搔首道。阿呀。阿呀。怎處。怎處。你看從郵政局先寄一封信去。可好。辰已笑道。郵政信就在這船上寄去的。信到。你也到了。還是打電報。隱道。電報好是好。只怕打電費不穀。辰已道。果真不穀。再想法兒。這信是不能不打的。咳。你爲甚不早想起呢。

岸上惟輪船公司及稅關等。是磚房。餘皆土人村落。竹木爲柱。棕葉代瓦。小如豕鬮。土人與印度人。容貌稍異。雖純是蒙古人種。因在熱帶地方。故黑於支那人。男女皆束髮頸後。女則手巾纏頭。男則戴三角之笠。往來熱沙上。無不跣足。街口有長橋。上蓋棕葉。下小艇無數。東岸有鐵路。列車不過二三輛。

機力甚緩。大街左右植樹。西洋人支那人市廛相比。沿河都有西洋人住宅。四面開窓。環以林木。二人賃一馬車。去游著名的植物園。園中棕櫚芭蕉最多。以外種種果木。無不繁茂成林。其間縱橫通路。以便避暑。然二人來時。適當正午。烈日從林間下射。土沙熱氣上蒸。較科倫埔新加坡尤甚。走得不多路。已喘氣如牛。全身淋汗。急上馬車。至電報局。向局員打聽。通至日本東京。電信費。說是每旬六法郎。隱向辰曰。道。有這樣貴價。咱要打一個明白的信回去。至少要二三十圓。怎樣出得起。不如不打罷。辰曰。道。咱到有一個法兒。這東西懂得日本話。想來也有限。你何不用羅馬拚法。多拚幾個字。算做一句。就省了。隱道。妙。妙。就討了兩張電信用紙。提起筆來。颼颼的寫着七八十字。連在一處。算做一句。局員接來一看。搖頭道。那有這樣的長句子。局中規例。凡外國話。每十字作一句。不能再多。隱先生一聽。又弄左了。搔頭摸耳多。

時忽又得一奇計。就問道：那發信受信人的名字，是不限制的麼？局員道：名字長些不妨。他暗暗得意，就換了一張紙，在受信人名下，添了兩句，非真死，毋誤聽的日語土音。又在發信人名上，添了乘法船，下月歸，也用土音。局員駭道：那有這樣的長名字。他道：你沒有看過日本歷史麼？咱國內，向來用長名字。有一個彥液漱武鷗鷺草葺不合尊，是咱國的皇帝。還有那法性寺入道前關白太政大臣……局員道：算了，只那名字中，好像有假死字樣，太覺不雅。他道：古人名字中，有什麼棄疾去病更生，也用這意思而已，有甚不雅。局員道：那都不管，只你這電信上，什麼只有發信受信人名，沒有一句話，怪極了。他方知過分得意了，露了一個大破綻，就在紙上，填了無恙二字，照數付價。局員接着笑道：你的名字那樣長，事情却這樣短，我當了好幾年局員，還是第一次遇見。二人出了電局，隱先生拍手道：辰巳君如何，這叫做人急。

計生因難見巧。亞丁喂黑蝦蟇的大金。恢復了一半了。

歸到船中。熱愈難受。晚飯後。喚一土人小艇。泛水乘涼。那艇長不過一二丈。青竹爲棚。上蓋棕葉。艇中有土人之妻。同二三歲小孩。大約卽以此爲家。一路間泛。見河流上下。都揭法旗。有軍艦及水雷船。斜日照永。餘熱猶盛。二人疲極。卽曲肱爲枕。同入睡鄉。辰巳先醒。見艇已泊岸。船主不知往何處。女人亦在後稍睡着。那小孩不知何時。爬入艙中。蒲伏在隱先生肚子上。弄他的表練。鼻涕唾沫。流了隱先生滿胸。又覺得一陣臭氣刺鼻。忙喚隱先生起來。隱先生打了一呵欠。口中含含糊胡的道。好大雨。好大雨。忽吃驚道。真個衣服都濕透了。定了神一看。才知被小孩在身上撒了溺。急得亂罵亂嚷。把女人驚醒。提了小孩去。也無可如何。就付了船錢登岸。隱先生要回船脫換。并洗一個澡。辰巳道。腌臢到船上。你受得麼。那河中的水。一半是泥。也洗不



## 歷 旅 行

乾淨。日間見此處有日本料理屋。必兼浴室。還是到那裏去好。就向巡捕問了一信。直至其處。見是二層樓房。門口掛着軟簾。揭簾入內。有一羣女人。見二人進來。一鬩逃散。逃不及的。躲在椅下。二人笑道。是本國人有甚害怕。那椅下幾個聽得。才立起。也笑道。原來也是日本人。我們當做黑鬼呢。也得不怕。一面就招呼同伴。請二人上樓。隱先生急脫下洋服。交他們洗濯。二人都換了浴衣。送上魚刺胡瓜等。吃了一頓。又喝了幾杯酒。就請洗澡。却並無浴室。只用一隻大桶。二人久居西洋。已不慣在人前赤裸。下了窗戶。命他們走開。他門一定不依。要來替二人揩背。再三推拒。始怏怏而出。聽得暗罵道。這兩個面色這樣黑。一定是馬來人。學了幾句日話。冒充日本人。如不然。豈有本國的風俗。都不懂的。二人不覺好笑。也不暇辨甚真假。浴畢付了錢。就出門回船。

黎明時。船出大洋。向北開行。過了二三日。海風從中國吹來。漸帶冷氣。自蘇夷士至西貢。天氣日熱。幾至百度以上。今又漸冷。船客皆換冬服。 *It's hot! It's hot!* 之聲變做 *It is cold!* 了。將近香港。見海上許多島嶼。海雲嚴凝。冬氣逼人。冬服之上。加着外套。尙覺瑟縮。辰巳道。數千里之內。十數日之間。而炎涼異態如此。天時地理。真不可測也。隱先生道。咱們在冬底過印度洋。還那般的熱。六七月。中不知怎樣難受。辰巳道。苦得狠呢。咱在國中。常聽得人說。六月過西貢。船中如火。饗隱先生道。是什麼人說的。辰巳道。許多出稼女。都是這樣說。隱拍膝道。噫。三島精英之氣。不種於鬚眉。而鍾於巾幗。辰巳道。你此言何意。隱道。你看咱日本人。大半都是井蛙籬鷄。不敢出門一步。不知天地之大。那科倫埔。新加坡。西貢。英人。法人。德人。就是支那人。無不殖民其地。獨是日本人。連一个下等勞力者都沒有。壯哉女子也。却能犯波濤。冒瘴癘。往

熱帶而無憚色。冒險進取之志。實令吾輩愧死。凡移民國外日多。則國勢日盛。不要說出稼女。就是遊屋女。地獄女。數萬人飄流海外。吸取他族膏髓。以自養。令祖國無人滿之患。其業雖卑。其功甚大。咱若秉國鈞。凡此等女子出洋者。政府當出保護金以激勸之。辰巳道君言未免過激。近日政府正因香港上海南洋等處。日妓蔓延。至被外人指日本爲賤業婦人出產國。欲嚴行種種取締法。以雪此言。而君反昌言保護。真是夢囈。隱大笑道。君何眼孔之小。而胸襟之不廣也。夫不能使之不賣淫。而欲禁之不賣淫。又不能禁之不賣淫於本國。而但欲禁之不賣淫於海外。過末流飾表面。政府可謂無人矣。且人言亦何足恤。賣淫婦何國蔑有。倫敦巴黎。非所謂文明之中心乎。而有香粉修羅道世界魔公園之稱。西洋人亦五十步笑百步耳。據咱臆見。當以此輩爲先導。由賤而貴。由女而男。由東半球而西半球。無不有大和人之足

迹如此。始足當吾國殖民問題之第一義。辰已也笑道。你到處爲地獄所苦。却這樣崇拜地獄。可謂以德報怨了。咱佩服你了。不必再勞雄辨。你看西洋人都執着遠鏡外望。大約已抵香港了。也同你去瞧瞧罷。

### 香港上海

香港負山面海。與澳門相對。成一天然之海港。港中泊輪船數十艘。中有數艘爲英軍艦。中國船至者最多。幾不可勝數。本船泊於港心。公司中放出小輪船。在稅關前。往來于本船及船埠間。二人上岸散步。見山腰海岸。都設街道。峻坂上亦有許多人家。頗似日本之馬關。外圍多中國人。店鋪高樓廣廈。則西洋人之商會也。往來雜齊之中國人。男女老幼。皆鮮衣華服。遊行自在。而除飲食店外。家家閉戶。隱先生道。今天定是星期。辰已道。支那人的星期。大約同咱們的天長節一樣。隱道。不對。支那人並沒有這風俗。星期日休息。

## 亞 旅 行

還是同化英國罷。不多時。走至一家滙兌店前。門却開着。裏面一个大胖子。撇着幾根鼠鬚。一副皮笑肉不笑的面孔。向帳桌端坐。桌上放着許多紙幣。金銀圓。一手按着帳簿。一手夾着筆。不住的撥那算子。隱先生道。咱身邊只有英國五磅金幣一張。並無一个銀圓。不兌換些。停刻要買甚東西。狠不便當。當辰已道。此地是英屬。英國紙幣去兌換。決不吃虧。就走進店內。問道。英國銀行紙幣。換日本銀圓。每磅可換多少。那胖子忙把筆插在算盤上。立起招呼道。先生們。是今天法國輪船上來的麼。應該知道。近日磅價大跌。每磅只合銀六圓。在此地換了。回到貴國用時。可便宜至四五角呢。隱先生在身邊取出紙幣。他接去看過。就將日銀三十圓。交于隱先生。點數不差。就在旁桌用紙包裹。外面又走進一西洋人。問道。把墨銀換金磅。該多少。一磅。胖子道。近日磅價大長。每銀七圓換一磅。那人取出三十五圓墨銀。胖子就把隱先

生的紙幣付他。收着去了。隱先生冷眼看清。就上前笑問道。店主人。什麼一刻工夫。磅價就大跌大長。兌進六圓兌出七圓。發財太容易了。那胖子忙陪笑道。先生見責不當。那日銀同墨銀。價本不一。隱道。既然這樣。咱不要日銀也換了墨銀罷。他道。可以是可以。只是小店靠着什麼。兌進兌出不能白効勞。先生是明白人也。曉得我們生意人的難處。隱道。你照算就是了。他又滴搭滴搭把算盤撥了一回。換出三十三圓墨銀。說這兩圓要叨惠了。隱先生也譬如不會找着。一笑而出。向辰巳道。你看支那人的算計。利害不利害。辰巳道。可惜只會算小的。不會算大的。只會算個人的。不會算全羣的。隱道。怎見得他不會算。辰巳道。他若會算。這香港也不屬於英國了。

科倫埔新加坡的人力車。都污穢粗惡。此地却不然。坐褥華麗。漆先可鑑。其數却甚多。因土勢僻隘。不便馬車往來。故上等社會人也多坐此。又有一種

行 旅 歷

藤轎擡以兩人。坡陀陡峻。車所不通處。則以此上下。二人欲往領事館。見藤轎有趣。就喚兩肩坐者。一路前進。到那層累如梯的高坡上。但聽得軋軋扎扎之聲。全不顛側。辰巳在前。隱在後。安安穩穩。坐在椅中飛行。好不得意。不料後面一根轎扛。任重過度。忽然中斷。把一個隱先生。從安樂椅中跌出。骨碌碌直跌至高坡下。跌得一時爬不起來。衣袋中三十三圓墨銀。灑了一地。走上許多頑童。你拾一圓。我搶一圓。隱先生忍着痛。連爬帶走。去追那些頑童。且極聲大叫。辰巳君。辰巳君。辰巳聽得。急回頭。却不見隱先生。大驚。忙下轎。依着聲音尋去。才見隱先生滿身黃泥。在坡下舞手舞腳。追趕一羣頑童。那頑童逃者自逃。搶者自搶。好不溜。隱先生剛跌得傷筋動骨。顧此失彼。一個也趕不着。辰巳忙下坡。幫他把剩下的墨銀拾起。那些頑童。見有帮手來了。就一鬨而散。那轎夫見風色不佳。也逃去無踪。隱先生揉去眼中泥屑。

把墨銀一數。剩不到二十圓了。辰巳扶着他。步行至領事館。討水洗面。大家見他這模樣。又問明情由。一齊大笑。就在館中少憩。借幾張近日的報。看了一回。覺得有些腹枵。就向館員問了日本館子的方向。一同辭出。循原路下坡。尋見日本館子招牌。却閉着門。叩門進去一問。方知今日是舊曆元旦。剩些隔年東西。早已買罄。中國館子。更不必說了。此時已閉戶安寢。二人沒法。只有回船去吃。走至海岸。却又尋不着那擺渡的小輪船。隱先生道。大約錯了地段了。咱跌了一跌。腹中又餓。走不動了。你看那邊停一隻小船。叫他渡到飛脚船上罷。辰巳就同他至小船邊。說明了。上船。那船上。是中國人一家眷屬。老嫗把舵。夫妻二人搖櫂。風狂浪大。搖了半晌。搖不上前。那老嫗向辰巳道。對不起你。來代我把舵。辰巳代他把了。他就去幫二人搖櫂。努力向前。已離大船不遠。隱先生性急。也來幫搖。兩人餓得力弱。又都是外行。一个櫂



## 陸 旅 行

墊常脫。一个把舵轉錯。逆浪一衝。小船倒退逾丈。幾乎晃翻。濺得滿身是水。舟人見風浪愈大。無可爲力。索性轉船。掛着帆回去。也不要船錢。請二人上岸。二人呆立了一回。還是辰巳有些主意。叫了兩部人力車。送至輪船公司前。才得仍坐小輪。渡至本船。見船中處處點燈。晚餐已過。侍者正在收拾刀叉。二人在桌上。尋得幾塊吃剩的麵包。聊慰飢腸。就頹然歸寢。天未明。船向東駛。第三日正午。見海上島嶼星羅棋布。水色黃濁。知近揚子江口。再向前進。左右雖見陸地。然仍浩浩蕩蕩。不覺其爲江水也。三點鐘後。下棹中流。前後共泊有輪船五六艘。此江幅廣水深。無論如何大船。皆可直至上海。因河流上下多費時間。故大船多泊于江口。少頃寄郵政信者。先坐小輪渡至港岸。未泊時。已天容如墨。北風大作。落下一天大雪。一望成銀世界。此固十數日前。穿夏衣。揮大扇。猶嫌熱者。所不料也。

近上海之大江兩岸。全是洋房。輪船下碇者。不知有幾十百艘。是真東洋第一之貿易場也。小輪船亦來往不絕。此時雪下愈大。地上積有五六寸。西洋人爭先上岸。坐人力車四去。二位日本紳士後至。已無一車。那雪蒙頭蓋面的落下。落得渾身盡白。只得望着房屋多處亂走。走過街角。見有兩部人力車。停在藏風處。就向車夫用英語問日本旅館在何處。車夫不解。再在掌心寫東和洋行四字問之。兩車夫聚議了一回。始點頭。曳着二人回向西奔。時已日暮。雪影瀰空。咫尺不辨。過一絕無人行之河岸。隱在車棚隙中。回望不見辰巳之車。急喚停下。四顧尋覓。人車皆杳。等了一回。依然不至。尖風透骨。四肢皆顫。只得上車。一想這兩個車夫。斷不是好人。把咱們二人分開。弄到這冷落所在。其意可知。待不坐他。天又冷。路又不熟。無可走處。急得只待哭出來。忽見淡紅光一耀。一個巡捕。提着一盞諸葛燈。對面走來。忙跳下迎上。

## 歷 旅 行

把洋傘在雪上劃了東和洋行四字。又以手示意。那此捕低着頭。沈吟片時。就向車夫講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又把手指着一方。車夫再曳了隱先生。過橋入一小街。至一家牆圈內。大房子前。叩門。門內全無燈火。那房子又不像客廡。又不像住家。叩了多時。無人荅應。只得用力重叩。叩得聲音四震。却見旁側小屋中。漏出一綫燈光。似有中國人聲音。隔窗詰問。隱就操英語問道。這裏可是日本客廡。回道。不是。是日本領事館。隱道。有日本人住着麼。回道。沒有。阿。咱好冷。我要關窗了。隱道。對不起。還要問一信。東和洋行在那裏。他道。一直過去。百十家門面。沿河三層樓。就是說畢。火光不見。窗已關了。依着他所說。驅車前行。果有三層樓。裏面多是日本人。看那招牌。却是東亞洋行。旅館名。主人迎入。開發車夫去訖。就告訴他不見辰巳一事。他道。不要緊。大約錯了路。你且在火鉢上烘暖了。去進夜膳。我替你打發人去探問。夜膳已

畢探問的人回來。說到領事館及近處日本人家。都問過。並無消息。隱甚是着急。暗想。又是鎖在藏物艙的故事來了。獨坐在二層樓上發悶。過了十點鐘。聽得梯上腳聲。忙問是誰。答是咱隱喜道。噫。辰巳君。你到了那裏去。怎樣會來。他道。一言難盡。先時大雪中。那車夫低着頭只管奔。咱因對面風雪吹來。把傘遮着。直至停車。不見你的車子。問那車夫。也是茫然。隱道。你在什麼地方停車。他道。在一個大西洋館前。那車夫指說是東和洋行。咱走進去。你沒有看見。却見了幾個西洋人。嚇得連忙退出。那車夫見咱動怒樣子。曳着車逃去了。咱沒法。只得冒着風雪。要向原路來尋你。却記不得了。隨脚瞎撞。撞見一家門首。寫着御料理福田。知是日本人家。咱就如倦鳥逢巢。潑人得渡。忻然進去。那曉得極下等的地獄屋。隱笑道。妙啊。你也逢着地獄了。還是極下等的。他道。聽咱說正經話。咱此時進退兩難。只得領一領教。在那灰

塵布滿的疊上。擾了他們幾塊鹽蘿蔔一碗飯。開發了一銀圓。纔把咱送到這裏來。隱先生也把以上所歷。告訴他。互相絕倒。此東亞洋行。長崎人所開設。在美租界鐵馬路。西洋式房屋。婢僕皆用日本人。室內裝飾。亦有西洋風。飲食則仍日本式。日本人至上海者。大半投宿於此。

次日雪霽。二人就出去閒逛。從美租界起。過河至英租界法租界黃浦灘。一路逛去。整整逛了一天。傍晚時分。坐着馬車回去。車過二馬路。對面也來一車。車中坐着二人。身上甚是華麗。上首一人。帶着金絲眼鏡。口中銜着烟卷。見了辰巳。忽喊道。塔紫米苦啞。辰巳君就喚馬夫停車。這邊見他停了。也停下。辰巳看時。認得是在東京時朝夕過從的好友。不勝大喜道。賈通甫君。正要想看你。不意在此相逢。原來那賈通甫曾做過駐日欽使的書記。使館與辰巳比鄰。花天酒地。交情甚密。去年回國。在上海當一局員。辰巳也就出

洋游學。已分手年餘。立刻逼着二人至杏花村京館小叙。說嘗嘗做國的料理。兩車相逐至館門首。下車上樓。就來請教隱先生姓氏。挨劇日語一番。又指着那穿天青呢對襟褂的同伴道。這是敝局中魏老夫子魏國瑞。我來替三位紹介。一面又寫條子請客。忙个不了。不多時。來了三位上客。賈君都替他們通了姓名。一位是候大使姓梁少年。俊品說是補鹽湖南巡撫的從弟。一位是洋行買辦姓薛。英語日語都來得。一位是某報館主筆姓胡。見了二位日本客都十分欽敬。酒餚已設。就請諸客入席。席上煖杯煖碗。純以銀製。菜都精美。只二位日本紳士。大半不知其名。又嫌那筷子太長。銀鑲着一指粗的象牙。又滑又重。甚不便利。每進一餚。常下空箸。或失手把餚鏝掉在桌上。及酒杯中。席間談笑甚懽。只全靠着賈薛二君通詞。酒過數巡。賈君舉杯道。鄙人願祝二國交誼。如席上諸君懇親。永永維持東亞和平之局。請各盡

## 歷 旅 行

一杯大日本萬歲。大支那萬歲。在座諸君萬歲。衆人無不贊成。獨有魏老夫子反對道。中國自前明至今。沿海常被倭寇蹂躪。此仇未復。豈能因一二人之私誼。而忘公憤哉。賈君釘了他一眼。才住了口。幸隱辰二位。却聽不出。那薛買辦道。兩國和好。極不容易。就是一兩個中國人同外國人。若言語不通。尙不能情投意合。我看世界上最行的是英文。中國人能穀都通了英文。就不致這樣無用了。那魏老夫子又不服道。噫。照你的話。中國未亡。而語言文字先亡。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胡主筆道。三位持論。都有卓見。把來充長些。絕好的幾篇報前論說。那梁少大人。聽得不耐煩。便道。老賈。去叫幾個局來頑頑罷。賈君道。狠好。那辰巳君向來是風流瀟灑。不拘小節的。想來隱君也非拘謹。我來替二位各代叫一局。好不好。二人也答應了。就叫堂倌取筆硯過來。替各人寫了票局。分頭送去向二位日本紳士道。我替你們叫的

大徐小徐。是名冠上海的。停會來了。你們看去。東京大坂。可有這樣尤物。席上惟魏老夫子不叫局。胡君問他何故。他道。世無馬湘蘭卞玉京其人。那些庸脂俗粉。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不值得輕揮買笑之金。堂倌來收寫局的筆硯。却被他留下。要與隱辰筆談。辰已正同薛買辦議論長崎的風景。無暇他及。隱先生本歡喜弄筆。忻然的應酬他。移坐在一處。魏老夫子。在袖中摸出一本空白書院卷。扯下兩張。舉筆便寫。餘人也有較量的。也有談心的。都不在意。忽然隱先生直立起來。罵道。夫敬的奴。失敬的馬鹿奴。那魏老夫子。還不知他爲甚動氣。但搖頭道。匪吾族類。其心必異。此所謂喜人怒獸者也。衆人都不能全解兩造的話。還是賈君同辰已去。把隱勸着坐下。問起覺情由。隱先生指着桌上道。你們瞧罷。有這情理麼。衆人聚着。看那紙上。是魏先寫的。聞貴國在扶桑下。日月卽從桑枝中出。那桑究竟有多少高大。



隱

旅

行

隱答道。附會不足信。他又寫道。貴國從前有个女王。叫什麼卑彌呼。深通幻術。有這事麼。隱答道。這是神功皇后。相傳能召鬼神。此皆未開化時國民風說。何苦去考究他。他又寫道。孔子尙問官于郊子。我何敢自棄。隱寫道。今夕止談風月。那賈君替咱叫的局。好像說是姓蕭。到底好不好。他寫道。純乎矯揉。有甚好處。却被那些登徒。闖得他名滿一時。姓卻不姓蕭。是與貴國的國王同宗。隱寫道。君語太奇特。敝國皇上。你知他姓什麼。他寫道。君話更奇。連自己國主的姓。都會忘記。：你門的國主。不是一姓相傳。都姓徐麼。你要問那妓女姓名。是姊妹二人。大的叫徐鏡仙。小的叫徐遂仙。那些報館名士。竟把來比着南唐二徐妃。豈不可笑。你說吾國皇上姓徐。這句話何來。秦時徐市。泛海至日本。即自立爲帝。那个不知。君可謂數典而忘其祖矣。馬鹿。馬鹿。那徐福的歷史。一時同你說不清。你去看一

看日本外紀就明白了。咱不管什麼徐福。只問你徐鏡仙姊妹。是藝妓。還是色妓。色藝有甚分別。藝惟奉伎。色可留宿。這二徐。外以藝名。內實色重。你問他何意。難道面還未見。就想留宿麼。而且倭者痿也。聞貴國人多罹此病。因以名其種族。豈君獨異常人。抑跋不忘履。盲不忘視乎。失敬千萬。一派無稽之談。皆有典籍可據。何言無稽。僕更有一疑問。聞倭之爲狀。黑面。鬚髮長。鬚凹眼。君貌頗不類。而又不諳日本故實。則君當爲他國種。而斷斷非真日本人種。

隱先生語語受他糟蹋。含怒已久。礙着主人面皮。不便粗鹵。見他寫到此間。總耐不住了。故破口大罵。衆人看着。倒有大半不懂。還是胡主筆下了一句評語。說道。魏公太覺食古不化了。賈君卻暗扯魏至屋廡。埋怨道。你不能趁着。一肚子古董學問。當面去誣衊人家。那外國人名譽比性命還重。你若碰

啞

旅

行

見一个性糙些的。早請你喫一手槍了。這隱君。真是忠厚人。又怕吾爲難。說了幾句就算了。魏老夫子還期期欲語。此時叫的局已將次到齊。賈君的相好走來。一把拖去。魏老夫子受了一場沒趣。自己又不叫局。便藉詞有他事。離席而去。魏少大人。大快。就問賈君道。什麼弄了這個人來。腐氣薰人。性子又倔強。好不討厭。虧得日本先生一罵。罵得他坐不住。他去了。局又來了。我要多喝幾鍾了。各局都到。只有徐家姊妹未來。二位日本紳士。見衆人都有名姬侍坐。那魏胡二君。更打情罵俏。無所不至。不禁有向隅之感。主人覺得忙。再遣人去催。少頃。胡梯上婢嫋嫋走上一長一短兩株名花來。短的坐在隱旁長的屬於辰巳。那長的就是蘧仙。短的是鏡雲。不過十二三歲。代鏡仙的局。賈君正要發作。見隱君摸着鏡雲的小粉團臉。甚是得意。也就不聲張了。那蘧仙的跟局女婢上前。替辰巳裝烟。辰巳見那雪白的手。托着黃燦

的金水烟筒。好不可賞。怎肯推辭。就把菱角髮的薄皮嘴。湊上去。却是初回試用。又有些神情恍惚。却不吸而吹。吹得烟筒中的水。濺了使婢一手。把簇新的一方羅帕。大紅緊身襖的袖管。都溼透。火也熄了。那使婢把嘴批了一批。就不裝了。那邊鏡雲也替隱先生裝烟。隱先生見辰巳出醜。便格外留心。狠命的一呼呼。呼了一嘴辣水。烟噲進肺管。噲得帶咳帶吐。好不難受。那臉就漲得如猪肝一般顏色。衆人見二人模樣。無不大笑。賈君忙叫取幾根雪茄來。遞與二位。并說道。近日上海開化的人。都已不喝水烟。這是他們的舊俗例。甚覺無謂。此時叫來的。扇。已陸續彈唱起來。便把話打斷。二位日紳見那些妓女。都是極嫩的面龐。極輕的年紀。說話時。也多是極清揚婉轉。不料聽他們唱起來。却在櫻唇貝齒中。放出霹靂般的聲響。比那兵隊中的唱歌。還要利害些。正合着西廂記上女孩兒恁響喉嚨一語。心中暗暗納罕。又見

## 啞 旅 行

衆客在那裏拇戰。戰敗的罰酒。大半是叫來的。局代飲。舉起小缸般的杯子。伸着粉脖。一飲而盡。西洋所見的女人。雖多有酒癮。那有這的洪量。想這上海。的妓女。真是奇材異能。不愧賈君稱他們是尤物。二人正在嘆賞。却見堂倌送上兩尾活潑潑的鮮魚來。這是賈君深諳日人食性。在這嚴寒天氣。不惜重價。叫館子中預備的。二人也不作客。就探下箸去。活剝生吞。儘着享用。席上未曾見慣的。都覺駭然。那鏡雲笑嘻嘻的。向着他姊妹。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遂仙忙喝住他。座客聽得。闌堂大笑。隱先生問賈君他說的什麼。鏡雲忙向賈君搖手。賈君道。這二位洋大人。都是溫存脾氣。儘說不妨。不說倒令人疑惑。就操着日語道。吾們中國。有一句俗語。叫做喫生蛇。叫化子。貴相知說。二位不知可會喫生蛇。二人甚覺赧顏。也就強笑過去。菜已上齊。將近開飯。又送上幾盆下粥菜。中有一盆蚶子。一盆醉蝦。衆人紛紛下箸。隱先生

撿起一看。就向賈君笑道。原來貴國人也會喫活水族。那生蛇不敢偏享。應得奉讓些。賈君道。你受了貴相好的挖苦。卻把吾們出氣。該罰一杯。須與席散。梁君已老早陪着他的相好同行。薛買辦也有事辭去。剩下賈胡二君。拉着隱辰去打茶園。二人有了幾杯酒。也興致勃勃。就坐上兩部馬車。經過半條大街。在一巷口歇下。四人走入巷中。見幾家石庫門上。掛着許多商標。尋至一家門口。賈君要小便。叫胡君陪着二位先進去。三人進門。那相幫看見。嚇得望內飛奔。不敢招呼。隱隱聽得說道。那個報館的滑頭碼子。去弄了兩個外國巡捕來了。胡君聽得。好不生氣。又不便發作。幸得賈君也到。那本家方知是先刻叫局的客人。再三招賠。就請上樓。先至鏡雲房中。遂仙還出局未回。辰已見四壁琳瑯。不覺吟興勃發。討過紙筆來。做了兩首詩。賈君於此道。却不甚在行。隱先生同胡君都和了韻。胡君把稿借去藏好。明日加上。

## 行 旅 歷

一篇序文。便可供一二日報上的資料。少頃。遂仙進來。告過了罪。就請到他房中去坐。鏡雲還稚氣。那遂仙的外交手段。却甚高。雖言語不通。而眉稍眼角。巴給得辰巳心癢難撓。見辰巳表練上。繫着一個鏤金照片匣。是伯林名製。甚是愛他。把自一隻銀的照片匣連一條半舊的灑花帕。同辰巳換了。賈君還要約明日到他相好處喫酒。隱先生因飛脚船就在明日開行。極力辭謝。見已夜深。就催辰巳回去。四人出至大街。各坐馬車。分道而歸。次日。隱先生起身。不見辰巳。問廝便。說清晨就出去的。盥洗纔畢。見辰巳垂頭喪氣的回來。再三問他。方知他昨夜在手簿上。密記了遂仙的住處。私心願再一見。說明了。怕隱嘲笑他。故悄悄起一早身出去。走過了橋。見行人稀少。車馬全無。無可覓路。却遇着一個水手。前去訊問。居然懂得英語。順路把他領至四馬路什麼里口。一經進去。尋得徐鏡仙的標商。門還緊閉。彈了幾下。無人答

應。又不敢重叩。正在躊躇。見那邊石庫門一開。走出一個西裝的中國人。忙迎上。操着英語。向他問早安。那人却操着日語。回答道。我西語可不懂。曾經留學貴國一年。日語還可應酬。有甚下問。請即說出。辰巳就老實告他來意。他道。徐蘧仙。你做了他幾節了。辰巳說。昨夜朋友替叫過一個局。那人笑道。你究竟是外國人。全不懂此處嫖經。太陽還未上天。那妓女正陪着恩客熟睡。一個生客。清早就要去打茶圍。太不知趣了。足下還是午後來罷。說畢。把手在頭上。畧招一招。又遮遮掩掩的。在巷望了幾望。一溜去了。辰巳也只得退出。在半路叫了人力車送歸。隱聽着笑道。不過逢場作戲。怎如此着寬。今晚就要下船。那邊你死了心。不用再去了。昨日西人的居留地。都約畧到過。今日想去瞧瞧上海城中的風景。你陪咱同去罷。就命厲使去叫了一陪馬車。行盡租界。至一處。停下。見兩傍羅列着魚肉蔬菜攤子。下流社會人。成羣。



## 行 旅 嗑

往來。街道愈形其狹。那城門就在面前。遠望如一洞穴。走進恍入獄中。幸不多幾步。便到街上。那城中街道。尤爲湫隘。從租界至此。儼如別一天地。行人多半敝衣垢面。又身上都有東西。或挑或背。或揹或提。更助擁擠。小大便處。却隨地都有。辰巳掩着鼻。向隱道。冷天這樣臭。到暑天還了得。支那人難道沒有嗅覺的。全不理會。隱正欲回言。聽得背後揚揚累累之聲。回頭看時。卻是幾個鄉人。每人挑着滿滿的兩桶糞。桶上全沒有蓋。陸續挑過來。忙向那邊逃避。不料一隻癩犬。臥在階沿上。一脚誤踏犬尾。那犬負痛跳起。向隱亂咬。隱嚇得縮脚不迭。又向這邊逃避。恰巧撞在糞桶上。呢套呢袴。潑着許多污汁。心上氣極。不暇細思。就在辰巳手中搶灑花手帕來揩。極得辰巳連跳數步。并說道。咱心愛之物。給你揩糞。該死該死。那知手帕雖保全。跳過去。却撞在第二挑的糞桶上。用力太猛。比隱先生潑得還多。二人面面相覷。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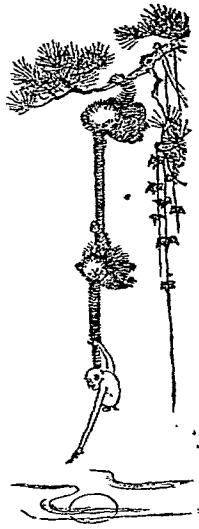
回去。一路過來。街上的人見了。莫不掩鼻而避。隱笑道。你才說支那人嗅管不靈。却不見得。辰巳道。也不是靈在咱一個人身上。咳。昨是尋香蛺蝶。今成弄丸螭螂。一薰一蕕。只怕回國尚有餘臭呢。隱道。這個臭是洗得掉的。你看那路旁有一口井。同你去汲些水冲他一冲罷。二人過去。細細冲洗了一回。臭氣雖好些。被北風一吹。濕處冰得迸硬。也只得由他。已到馬路。仍喚車送回。收拾行裝上船。日暮。船即出口。第三日黎明。入下關海峽。萬里歸來。得見家山。如逢舊友。二人終日在甲板上。去向同船西洋人。從海雲中指示山名。喋喋不休。幾似多生出一个舌頭來。次日抵神戶。連夜已換好上岸衣服。坐以待旦。至此飄然上岸。滿口鄉音。從容問訊。回憶歐美大陸遊踪。恍然如夢。

行 旅 壓

---

社會小說

啞旅行下卷終



百七十六

#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為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為最爰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譯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訂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緝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為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

三月十一日

廣

# ●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

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內同志推行日廣且時加箴規以為前途發達之豫備本社不勝感佩惟譯著紛出非定宗旨則陳陳相因將來小說界必有黯淡無光之一日同人懼焉爰將已印未印各書重加釐訂都為十二類其無所取意者絕版不出值此競爭劇烈之潮渦竊附於寓言諷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 ●歷史小說

(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孽海花一編

五角

孽海花二編

著作中

孽海花三編

五角

身毒叛亂記三編

印刷中

女英雄彈詞

(絕版)

俠奴血

(一名西印度懷舊記)

四角

小說林廣告

#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為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為最爰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繹成書增進同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意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事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為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廣

●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

本社刊行各種小說以裨官野史之記載寓誘智革俗之深心荷蒙海內同志推行日廣且時加箴規以為前途發達之豫備本社不勝感佩惟譯著紛出非定宗旨則陳陳相因將來小說界必有黯淡無光之一日同人懼焉爰將已印未印各書重加釐訂都為十二類其無所取意者絕版不出值此競爭劇烈之潮渦竊附於寓言諷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

●歷史小說

(誌已往之事迹作未來之模型見智見仁是在讀者)

孽海花一編

五角

孽海花三編

著作中

孽海花二編

五角

身毒叛亂記三編

印刷中

女英雄彈詞

(絕版)

俠奴血

(一名西印度懷舊記)

四角

小說林廣告

小說林廣告

海天嘯傳奇 二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身毒亂叛記上中卷 各四角

●地理小說 (北亞荒寒南非沙漠廣輿所略為廣見聞)

秘密使者上下卷 各四角

●科學小說 (啓智秘鑰闡理立燈)

秘密海島上中下卷 各四角半

黑行星 一角半

●軍事小說 (尙武精神愛國汗血觀陸海戰史奕然有生氣)

軍役奇談 (絕版)

新舞臺一 四角半

新舞臺二 四角

二

揮汗談 (一名非洲探險記) 著作中

海底庫 譯述中

新紀元 印刷中

新舞臺三 譯述中

告

廣



●偵探小說變形易相偵察鉤稽為小說界新輸入者

福爾摩斯再生第一至五案

合本 四角半

第一案 二角

(分) 第二三案 二角

(本) 第四五案 二角

福爾摩斯再生第六至十案

合本 四角

(分) 第六七八案 二角半

(本) 第九十案 二角

狸奴角 二角半

小說林廣告

法篋術 印刷中

鏡中人 譯述中

空中之刃 譯述中

燈中燈 印刷中

男裝偵探 譯述中

女裝偵探 譯述中

女首領 印刷中

纖手秘密 印刷中

小說林廣告

秘密隧道上卷

三角

秘密隧道下卷

三角半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髑髏杯上中下卷

各三角

奇獄一

二角

母夜叉

四角

日本劍上卷

三角

日本劍下卷

三角

玉蟲緣

二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二三二角半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四五六七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八至十一三角

四

福爾摩斯再生十一二三 印刷中

福爾摩斯偵探第一案 印刷中

本社創辦伊始譯員未曾訂明致

將一案分出大復仇恩讎血二冊

茲特重加釐訂大加筆削合成一

冊首尾完員識者諒之

少年偵探 譯述中

福爾摩斯偵探案(深淺印)印刷中

霧中案 印刷中

彼得警長上中下卷 各三角

一捻紅 五角

廣

◎言情小說 (疾風勁草滄海巫山世態寫真人心活劇)

影之花上卷 四角半

影之花中卷 五角半

愛河潮 一元

銀山女王上中卷 各四角

新戀情上中卷 各三角

萬里鴛鴦上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中卷 四角

萬里鴛鴦下卷 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銀山女王下卷 譯述中

影之花下卷 譯述中

情海劫下卷 印刷中

白玫瑰 (版權歸本社) 著作中

新戀情下卷 印刷中

告

小說林廣告

小說林廣告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女魔力下卷

三角

雙艷記

三角半

離恨天上卷

三角

離恨天下卷

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二角

車中美人

二角半

情海劫上卷

四角

告

國民小說

(三色之旗獨立之門洛鐘其應是在銅山之崩)

無名之英雄上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中卷

四角

無名之英雄下卷

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

譯述中

烽烟劫

譯述中

擎雲手

譯述中

告 廣

●家庭小說 (家庭教育首重幼稚盧叟栢氏咸以小說著名教育界)

小公子 (上下卷) 各 三角

新家庭

譯述中

鴻巢記 二角半

●社會小說 (有種種現象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

俠女奴 二角

黃金世界

譯述中

啞旅行上卷 三角半

禽獸世界

譯述中

啞旅行下卷 四角

●冒險小說 (偉大國民冒險精神魯敏孫歟伋朴頓歟雁行鼎足)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神怪小說 (希臘神話埃及聖迹歐西古俗以資傳覽)

海屋籌

印刷中

●滑稽小說 (曼倩淳于著名昔史詼諧談笑繼武後塵)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三角

小說林廣告

小說林廣告

八

新著 **遼天一劫記**

撰述中

東海覺我撰 本編記日俄甲辰之戰首尾完備旅順攻擊對馬海戰奉天鐵嶺諸役引據報章日記以及局外觀戰員之報告成此一大集我國民身受之慘禍應留爲一大紀念不僅對岸觀火已也出書後再行廣告

**本社添設編輯部廣告**

本社未設印刷部以前各處來稿函件統歸發行所以致時有貽誤良多不便茲特推擴添設編輯部海內通人譯著小說願印行世請將原稿寄來（譯稿附原本）到後即掣收條由總撰述選定付印版權歸於本社未入選者即按原址於一月內寄還入選小說譯著諸君欲得何種權利亦請詳細開明由本社承認函訂

廣告

丙午年五月初  
同年同月發行



小說林  
版權證

編輯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書局

定價洋五角

